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器度 畏慎 慎密 知人 禮士

器度

夫包荒含垢兼容虛受居不充訕動無怵迫斯君子之盛德也若乃居廟堂之上宅台揆之任斟酌元化儀刑列辟而能恕小過忘舊惡臨敵而靡懼受寵而

勿喜高譚于危難之際忘懷於得喪之域坐鎮浮競
立安反側德宇寬裕心量淵邃誠足爲庶尹之表式
副下民之瞻望哉

漢曹參爲相國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丙吉爲丞相吉馭吏嗜酒數遭蕩嘗從吉出醉嘔丞
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
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言無所容身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汚
丞相車廂耳遂不去也

後漢張溫爲司空時邊章韓遂爲亂溫衛命征討以
揚武都尉陶謙字恭爲參軍事接遇甚厚而謙輕其

行事心懷不服及軍罷還百僚高會溫令謙行酒謙
衆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說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
見重於公一朝以醉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
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釋憾除恨克復初
分於以遠聞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至或人謂謙
曰足下輕辱三公罪自己作今蒙釋宥德莫厚矣宜
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
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宜見之以
慰其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爲
公耶溫曰恭祖痲病尚未除耶遂爲之置酒待之如

初

蜀蔣琬爲丞相諸葛亮長史亮卒琬爲尚書遷大將軍錄尚書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宇舉止有如平日繇是衆望漸服東掾楊戲素性簡畧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王者請推治敏琬曰

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王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是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耶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意存道皆此類也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禧七年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圖基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得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禕至敵遂退

吳顧雍爲丞相久之呂壹秦博爲中書典校諸官府

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成威福遂造作摧酷障管
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按醜誣毀短大臣
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
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
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
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如
此

晉陳騫爲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琇等俱爲心膂而
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也

王戎爲司徒惠帝之西遷也戎出奔於邾在危難之

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

永日

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劉隗用事
導漸見踈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
廢焉

庾亮爲中書令與王導受遺詔輔幼主蘇峻作逆兵
至京師戰于建陽門兵敗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
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
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

謝安爲侍中吏部尚書受顧命桓溫入赴山陵止新

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
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
一行旣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
坐定問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
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及
符堅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
都督安遣弟石及兄子玄征討玄入問計安夷然無
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復敢言乃令張
玄之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之圖
碁賭別墅安嘗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
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陟至夜

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
方對客圍棋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
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
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宋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
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宗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
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

唐婁師德爲納言嘗薦狄仁傑及仁傑爲宰相不知
師德薦已數排師德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

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爲婁公所舍如此方知不
逮婁公遠矣師德頗有學識器量寬厚喜怒不形於
色

狄仁傑天授中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
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諧卿者乎仁傑
謂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
幸也若臣不知諧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
歎異

裴耀卿開元中爲黃門侍郎平章事充轉運使凡三
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

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耳不可
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帀糴等錢

賈耽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自朝居家接
對賓客及暮乃止而人未嘗見其喜愠

趙退翁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在湖南日令狐峘崔
儼並爲巡屬刺史峘嘗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儼亦
久在朝列所爲或虧法令退翁每以正道制之峘乃
多令人毀退翁於朝及退翁爲相拔儼自大理卿爲
尚書左丞峘先敗官爲別駕又擢爲吉州刺史時人
多之

周馮道仕晉平章事時奏請徵史圭爲刑部侍郎鹽
鐵副使圭在明宗時爲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
以堂判銓銓司所注官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
之色後道首舉圭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畏慎

得寵若驚老氏攸戒先慎乎德君子所守矧夫宰衡
量任天子是毗百度群倫罔不咸在進退語默爲衆
規矩其有慎終若始執虛如盈集木思危履虎增畏
預懷棟撓之懼深懲味厚之毒舉止恭遜周旋悚慄
至有讓爵散財避賢自劾形于憂慮積成疾疢詔旨
敦諭時或彊起側身卑退若無所容斯蓋承榮祿之

厚慙忠報之薄其君子之盛德歟

周仲山甫爲宣王卿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令善也
翼翼然

恭敬
貌

漢蕭何爲相國素恭謹及誅韓信益封五千戶令卒
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今
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
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

石慶爲丞相醇謹而已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

之武帝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按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避賢者路詔報反室還家也慶素質見詔自以為得計欲上

印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先

是公孫弘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

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繼踵言相躡也自蔡至慶

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屋室也至賀屈氂

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醇謹復終相

位醇厚其餘盡伏誅云

公孫賀代石慶為丞相初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

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帝與左右

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日扶起丞相賀不肯起帝迺起

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

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此始矣

張安世昭帝時為左軍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時

宣帝養於掖廷號皇曾孫時安世兄賀為掖廷令本

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

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

冠長八尺二寸安世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

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服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歲餘霍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心畏忌已內憂矣忌者戒盈 滿之禍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女孫郎今所謂女孫也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形見帝也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後漢李通光武時為大司空性謙恭常欲避權勢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

竇融為大司空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詔不許

順帝時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縣書記

橋玄靈帝時為太尉謙恭下士子弟親族無在大官者

劉寬為太尉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南齊陳顯達為太尉侍中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

北齊趙彥深爲司徒嘗參機近柔溫謹慎
唐房玄齡太宗朝爲尚書左僕射或時以事被譴則
累日朝堂稽首請罪悚懼踖踖若無所容

岑文本貞觀中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
之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位高貴任重古人所懼
撫已循心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受弔不受
賀

婁師德神功元年拜納言雖參知政事而深自畏避
竟能以功名終爲識者所重

後唐趙光逢莊宗同光末平章事其弟詢問於私第
嘗語及政事他日至止光逢已署其戶曰請不言中
書之事其清靜寡慾進退存亡端然如此

慎密

易曰庸行之謹又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夫居台鼎之
位秉鈞衡之重斟酌正典財成物軌弼君之違補職
之闕緝熙百志彌綸九叙固元首之同體庶尹之司
南者也自非深中篤厚舉止詳慎其何以贊樞機之
務成將順之美哉漢世以來宗公間作乃有嘉謀匪
躬之奏退則削橐熙工救物之議外無漏言道濟於
元元美歸於君上斯足以副師尹之瞻爲天子之宰

矣

漢張安世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

密自著外內無間

著明也 間隙也

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移病謂移書言病也 一日以病而移居

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

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有郎功高不調

謂

也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

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安世外陽拒之

實令其遷

後漢魯恭為三公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

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

魏華歆為司徒性周密舉動詳慎嘗以為人入陳事

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

不見

陳群為司空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

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議群居然拱默群

薨正始中詔撰群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

群諫事皆歎息焉

吳顧雍為丞相時訪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

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大帝以此重之

軍國得失行事可否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北齊趙彥深爲司徒歷事累朝嘗參機務溫柔謹慎
喜怒不形於色

隋高頴開皇初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頴執政將二
十年治致昇平論者以爲真宰相所有奇策密謀及
損益時政頴皆削藁世無知者

唐戴胄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胄雅有幹局
凡所敷奏坦然可觀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多所補
益奏便削藁繇是外無知者

溫彥博貞觀中爲中書令性周慎不妄交遊自掌機
務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

楊師道爲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
事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他辭嘗曰吾少窺
漢史至孔光不言溫室之櫺每欽餘風

王珪貞觀中爲侍中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
徵同知國政珪所有陳說多封上而焚藁故其事不
得而詳也

高士廉貞觀中爲吏部尚書參預朝政俄遷尚書右
僕射任遇旣隆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

戴至德高宗朝爲右僕射知政事時左僕射劉仁軌
每遇申訴冤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

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已之斷決繇是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權柄凡爲人臣者豈得與人主爭權柄耶帝知而深歎美之陸元方在官清謹再爲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命焚之且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其後庶幾廣福不衰矣又有書一匣自嘗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蕭嵩爲中書令兼脩國史在公慎密人莫測也

苗晉卿爲侍中代宗卽位年已衰暮凡歷三朝皆以

慎密見稱

李晟德宗時爲司徒每嘗帝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性沉默未嘗泄於所親

李德裕會昌中爲宰相於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裕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得預焉

夫居輔相之位處台衡之重使卿大夫各任其職賢不肖咸得其所輪轅曲直適於用鳧鶴短長安於分自非識可以察言觀行明可以望表洞裏風鑿融朗

機神警悟其孰能臻於是哉稽諸舊史眇觀前載乃有知賢而獎任得士而慰薦集髦彥於公府登俊乂於朝右至於旌別淑慝預志淪敗皆可徵焉

周周公從武王入殷聞有長者武王往見之問殷所以亡長者曰王欲知之則明日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明日又往要其期則不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耻不能諫其主又以其惡告王故不忍也

漢周亞夫景帝時為丞相而趙禹為丞相吏府中皆稱其廉平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

深刻者不可以居大府

無害言無然文

丙吉宣帝時為丞相病篤薦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帝皆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吉為知人

黃霸為丞相薦樂陵侯史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責問霸免冠謝霸死後高竟為大司馬

史著此者亦言霸奏高為太尉

適事宜也

薛宣元帝時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空宣知方進名
儒有宰相噐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
後漢張純爲大司空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
王龔順帝時爲太尉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
杜喬爲太尉見荀爽稱之曰可爲人師
魏蔣濟爲太尉時曹爽輔政司空宣王稱疾避爽正
始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
庫遂出屯雒水奏爽罪大司農桓範矯詔開平昌門
南奔爽宣王謂濟曰知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鴛馬
戀棧豆爽必不得用也爽果不能納範計

蜀諸葛亮爲丞相時董厥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
史良史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又關羽
子興少有令問亮深噐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又
楊洪始爲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
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爲廣漢
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亮能盡時人
之噐用也又亮軍向祁山姜維詣亮亮辟爲掾亮與
留府長史張喬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
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嘗諸人不如之其人涼州
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

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存心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蔣琬字公琰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亮時爲軍師將軍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亮又拔彭萊爲治中從事萊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亮雖外接待萊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萊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旣敬信亮加察萊行事意似稱疎左遷萊爲江陽太守又劉巴字子初先主辟爲西曹掾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

晉陳騫武帝時爲大司馬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疆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爲國耻願陛下詳之時弘爲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旣至尋復以爲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二人後果失羗戎之和皆被寇喪沒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

張華惠帝時為司空皇甫重性沉果有材為華所知
蔡謨為司徒甚器重杜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
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

王導為司徒謝尚書善音樂博綜衆藝導深器之此
之王戎嘗呼為小安豐乃辟為掾

臣欽若等曰王戎封安豐縣侯

謝安為衛將軍錄尚書事嘗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
又知王咏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咏之亦以
貪敗繇是識者服其知人

宋王弘為司徒特羊玄保為長史弘甚知重之謂左
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鄉二賢明美朗識

會稽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

南齊王儉為尚書令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
又嘗謂中書侍郎江淹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
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
之但問年壽何如耳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

後魏李冲為司空時裴宣早有聲譽事母兄以孝友
稱舉秀才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
冲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

後周元天穆為太宰時雒陽人于謹性沉深有識量
屏居州里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才也後為太傅大宗

伯天穆爲太宰屬元顥自梁入雒通直散騎嘗侍楊
寬初與顥少相噐重後從天穆赴石濟寬夜行失道
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同周旋今不來矣天穆
答曰楊寬非輕於去就者也其所逗遛必有他故吾
當爲諸君保明之語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
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之握其手曰是所望也
卽給牛三十頭車五乘綿綸一十五車羊五十口與
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

唐狄仁傑爲納言時桓彥範以門蔭調右衛翊衛仁
傑以其慷慨俊爽特相禮異嘗謂曰足下才識如是
必能自致遠大尋擢授監察御史後至宰相

郭子儀建中初爲尚父有疾百官造問皆不屏妾婢
及御史中丞盧杞來于儀速麾去侍妾獨隱几待杞
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彼形怪陋而心險吾左右見
之必笑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杜黃裳元和初同平章事時劉闢阻兵朝議討伐黃
裳以爲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憲宗從之

崇文果
破劉闢

裴洎爲相時崔植爲大理評事秩滿退居雒下潛心
經史尤精易象洎知其操行擢拜左拾遺

李吉甫元和同平章事先是段文昌家于荊州側

儻有氣義節度使裴胄知之而不能用韋臯在蜀表授秘書郎吉甫刺忠州文昌嘗以文干之及吉甫居相位與裴垍同加獎擢授登封集賢殿較理

文昌後兼相位

韋處厚與裴度同平章事陳許節度使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處厚與度議以太僕卿高瑀深沉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為帥乃授簡較左散騎嘗侍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自大曆以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允令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較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

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後唐任圜同平章事時李愚為翰林學士圜雅相欽重屢言於樞密使安重誨請引為同列屬孔循用事援引崔協以塞其請後愚至宰相

漢蘇逢吉為相監脩國史以諫議大夫賈緯頻投文字甚知之遷史館脩撰判館事

禮士

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然則起館開閣夷心虛想以優士禮賢者豈欲獨厚於食客故人哉亦所以

廣聰明助教化以副股肱耳目之寄而已以薛宣之
 煩碎猶謂朱雲曰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之奇士况
 風采醞藉有踰於宣者也故平勃之間附會者不為
 朋比田竇之客鎮撫者多其策畫其於安危固有裨
 益矣若乃降車騎於里巷屈台榭以揖客啓招權納
 賄之路與背公死黨之譏暱近匪人隳廢衮職禁網
 踈濶時或優容王道清夷孰免禍敗斯亦可深戒至
 於休沐謝絕齷齪謹廉不能從容開宴咨諏得失括
 囊公府丘墟客館者又何取焉

周周公相成王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公孫弘為丞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閣者小閣也東

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椽史官屬也

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

粟飯

才脫粟而不精潔也

故人賓客仰衣食

故人平生故交

祿皆以給

之家無所餘

王音為大司馬時楊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

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吏

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以李尋治尚書好洪範災

異學天文月令陰陽根厚遇之

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時樓護為天水太守既免家

長安中商罷朝欲候護其王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
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

馬宮為大司徒陳遵為公府掾遵日出醉歸言每日出必飲

也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按舊法令而罰之也故事有百

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遵官大儒優士又重遵優禮

賢士尤敬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

遵能治三輔劇縣補都夷令古扶風之縣

後漢宋由為太尉辟何敞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

大體多所規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

楊賜為太尉博士趙咨謝病去賜特辟使飾巾出入

請與講議飾不加冠冕

橋玄為司徒蔡邕辟玄府玄甚敬待之

袁逢為司徒靈帝時漢陽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是

時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

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

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

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因問西

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

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公分坐坐者皆屬觀

來豔為司空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

皇甫嵩爲三公以身起於汗馬折節下士

蜀諸葛亮爲丞相建興二年領益州牧選迓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伍梁爲功曹杜微爲主簿微少受學於廣漢任安爲劉璋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國微嘗稱聾閉門不出外亮以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旣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堂上與書曰伏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元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

州德薄任重慘惻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已十八天資

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徒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荅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群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戒之怪君未有相誨便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安也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欲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馬謖以荆

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加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以謾爲參軍每見談論自晝達夜費禘爲黃門侍郎亮南征還群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禘右而亮特命禘同載繇是衆人莫不易觀

晉張華爲司空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於窮賤侯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咏爲之延譽陸機及弟雲俱入雒造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役利在獲二雋遂爲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爲吳王郎中令

王導爲揚州刺史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顧和爲導從事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爲海內之俊繇是知名

南齊褚淵爲司徒領尚書令引王僧虔之子志爲主簿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淵接引賓客未嘗驕倦

梁袁昂爲司徒以蕭乾容止雅正性恬簡深敬重之

後魏陸酈爲司徒兼領太子博士酈好學愛士嘗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之

北齊高隆之爲太保錄尚書事欽尚文雅摺紳名流必存禮接

後周宇文護爲大冢宰引樊叔畧爲中尉叔畧多計數習時事護委信之

唐張嘉貞爲中書令自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爲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嘗在門下共議朝政時人爲之語曰令公

四俊苗呂員訓

李勉爲宰相禮賢下士始終盡心

裴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德宗朝宰臣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度以方討不廷宰臣宜日接多士與有所聞因奏請私家通賓客帝方屬意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畫干丞相至今宰臣私第接士因度之請也

周和凝自釋褐至台輔好延納後進士無賢不肖皆虛懷以待之或致其仕進故甚有當時之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百二十一

一十四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知長樂縣事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一十五

出鎮

昔陸賈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漢宣亦云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相也蓋夫天子之宰弼諸庶績居乎內則鎮國家撫百姓使鄉大夫各任其職處乎外則握兵要司民政俾郡國縣道承其風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雖分任迭處而周旋委賴其義均矣自旦真以降斯
可繁舉施及唐室並建戎鎮繇台衡而領旌纛者或
以式遏寇亂或以均被勞逸出入更踐悉得而數焉

周周公旦召公奭成王時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
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

畢公高康王時分居理成周郊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
使有作畢命言畢公見命之書日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

康王即位十二年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
六月三日庚午豐肅至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以成周之衆命畢

公保釐東郊用成周之民衆命畢公使王若曰嗚呼
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於天下用克受殷命其事

告畢公代周公為太師為東伯命之言文武惟周公
布大德于天下故天祐之用能受殷之王命

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毖殷頑民遷於維
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使于維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

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已
經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虞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日紀父子曰世

降政繇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
改更之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厥法御之若乃不其善則民無所勸
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言公勉德能勤小物

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下人無不敬仰師法嘉績多于先王予小

宰輔部

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

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我

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言非周公所為不敢任公往治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

善瘳惡樹之風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

揚其善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其不循教道之

田界使能長為惡之禍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

海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政

貴有嘗辭尚體要不惟好異政以仁義為嘗辭以理

于先王君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上所以靡靡利口惟賢覆邦家今我聞曰世祿之家鮮

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

以放蕩陵逸有德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言敝俗相化

若去萬世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於人

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悖奢侈以滅驕淫矜侈將由

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者言僭上驕淫矜侈將由

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言殷衆士驕恣過制務其

將用惡自終雖今順從周制未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

惟可以嘗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王曰嗚呼父師

順若不用古訓典籍于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劓不柔厥德允脩言邦國所

在和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惟周公克慎厥始惟

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脩治惟周公克慎厥始惟

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

弘周公之訓和其中畢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

治澤潤生民三君合心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治致化治理其德澤恩施乃浸潤

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人無不皆恃賴三君之德我小子嘗受多福公其惟時

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為國家立無

窮之基業于公亦有無窮之名聞于后世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言後世子孫順公之

成法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人之為政無曰不以治能惟在盡其心而

已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政事無敢輕之欽若

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敬順文武成業以美于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後漢劉虞為幽州牧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容丘侯

晉石苞為驃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武帝踐祚

大司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

強盛以威惠服物

陳騫為太尉都督揚州諸軍事轉大司馬咸寧三年

求入朝詔聽留京城

賈充武帝時為侍中尚書令氏羗叛帝深以為慮侍

中任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地

年屢敗胡虜縱暴百姓荼毒遂使暴類扇動害及中

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至此誠繇所任不足以內撫

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而不能盡其力非得腹心
 之重推轂委成大救其弊恐為患未已每慮所難忘
 寢與食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雅量弘高達見
 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之慮信結人心名震
 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無西顧之憂而遠
 近獲安其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
 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

會荀勗
侍宴論

太子婚姻事因言克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官及
京師大雪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遂不行

劉琨為并州刺史愍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拜琨司空
 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餘

如故

陶侃為侍中太尉荊州刺史後都督江州領刺史移

鎮武昌

郗鑒成帝時為司空侍中賊帥劉徽聚衆千數浮海

抄東南諸縣鑒遂如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

諸軍事

庾冰成帝時為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兖三州

軍事征虜將軍假節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

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

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

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為翼援

桓温為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又加揚州牧

錄尚書事鎮姑孰又領徐交二州刺史温北伐還發

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後還鎮姑孰

王坦之孝武帝時為中書令與謝安共輔少主尋遷

丹陽尹俄授都督徐交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

交二州刺史鎮廣陵

謝安孝武帝時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加侍中都督揚

豫徐交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後為征討

大都督以摠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

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江荆司豫徐交青冀幽并益

雍梁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

後會稽王導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

廣陵之步兵築壘日新城以避之

王恭孝武帝時自中書令為都督青交幽并冀五州

諸軍事前將軍交青二州刺史

宋謝晦少帝時為中書令與徐羨之傅亮等共輔朝

政帝既廢晦乃行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

軍事撫軍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袁粲前廢帝時為司空順帝初即位粲鎮石頭

梁王茂為司空高祖天監十三年九月以茂為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陳侯瑱為太尉文帝天嘉元年二月出鎮淦城以拒周軍

唐陸象先景雲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天三年出為益州大都督長史仍為劍南道按察使

王峻開元十一年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出鎮朔方制曰周建司馬以申元法漢用丞相兼撫四

夷伐叛柔服於是平在朔方古郡寔曰新邦雖夷狄已平河縣無事境鄰戎馬地雜坳牧瞻言備豫深仗

威訓王峻學綜九流才苞七德武稱敵國文乃時宗

憂邊之誠所懷必盡奉上之道知無不為出則守平

四方入則式是百辟辨茲旗物制我封疆賞不失勞

舉無遺德俾憑廟堂之策克平邦國之事可持節兼

朔方軍節度大使其河西隴右河東河北諸軍征馬

並委峻檢察置之

杜暹開元四年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十七年出為朔

州大都督府長史

崔渙天寶十五載為黃門侍郎平章事至德二載出

為餘杭太守江東採訪禦等使

張鎬至德元載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載出為河南節度使

王縉廣德二年正月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侍中持節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兼東都留守縉讓侍中從之

杜鴻漸廣德二年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永泰二年兼成都尹持節充山南西道劍南東川等道副元帥充劍南西川節度等使平郭英乂之難也

裴冕永泰四年自左僕射平章事充南都留守河南

淮西山南東道副元帥 代王縉

張鎰建中二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四月出為鳳翔尹隴右節度使

杜佑貞元十九年為簡較司空平章事元和二年出為河中尹河中晉絳等州節度使平章事如故

袁滋永貞元年七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八月以西川劉闢擁兵自擅出為東西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

使十月加簡較吏部尚書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觀察等使 滋懼而不進 貶吉州刺史

杜黃裳永貞元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二年正月制曰昔周之周召出為二伯是以宗公而領方任

也鄭之桓武入作三事是以諸侯而宰邦政也然則
荷中外之寵享崇高之名不有盛德孰膺寵命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黃裳道惟無方才則不
器陋齷齪之廉謹本誠明而坦夷澄波納寬瑞玉凝
素夙以令望更于達官論議必通於大經損益咸酌
於中制代所准的朝之羽儀爰授樞衡俾居左右所
緝者陸典所陳者格言色無面從志不枉撓弘茲曷
遠之化啓彼夷兇之征將明則然忠利斯在惟股肱
之郡有節制之師兵威外接於太平地形內錯於左
輔是用謀帥僉歸碩人藉台庭之素風執戎鉞以莅
衆示以嚴重廣其封疆罷平陽之十連復元侯之四
履超鼎列足仍參廟謨增二象之光輝濡一方之膏
雨大邦雄屏群后所瞻爾其敬哉無替舊績可簡較
司空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中尹充河中晉
絳慈陘等州節度等使

武元衡元和二年二月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十月詔
曰地有西蜀國之粵區百濮群蠻外匝于封域雙流
重阻內固於襟帶形勝所屬統綏惟艱近者剪其兇
魁鎮以勳力實有威惠至于和寧而匪遑啓居累布
丹懇激戀闕之深志將執珪而展儀誰其代之尤在

能者乃聽僉議輟茲台臣大中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侍郎事蕭縣開國伯武元衡器惟弘深行本端敬珪玉不琢雷風有嘗風彰嘉聞亟歷華貫乃司邦憲有遂物之誠乃踐地官有阜財之積益振公望克諧朕心擢於鼎司授以大柄謨繇外而不伐懼繇衷而自彰展代工之勤弘曷物之化以道則直以心則和丙吉雅通於國體山甫誠補於衮職朝夕有恪毗予一人眷茲西南憂寄方切非寬大無以莅衆非慈惠無以厚生非誠信無以撫夷蠻非忠賢無以奠邦國故我心膺膺茲重任外分兵符以副於俞往中佩相印不離於具瞻峻秩爰首於六官崇階更登於七命且示加等仍䟽大封勉承寵光無替朕命可銀青光祿大夫簡較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仍封臨淮郡開國公

李吉甫元和二年二月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年九月出爲簡較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充揚州大都督府吏淮南節度觀察等使是月吉甫赴鎮揚州故事宰臣出鎮帝御通化門臨送百僚序班

張弘靖元和元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一年正月

出為簡較吏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

李逢吉元和十一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九月制日蜀門南次梁部東分地東江南境縣賓濮非志懷端重不可委以察廉非識度弘深不可付以節制聿求公望爰自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文以發華行惟居厚忠懇每形於造膝直方斯見於匪躬自處台席載移星瑄溫然德器休有素風觀其勤本於仁足以敷王澤考其守歸於正足以奉師貞乃眷梓潼茲惟與壤用去將明之任俾効

潘宣之功予欲頒正典於一隅故兼以夏卿之位予欲布憲章於列郡故假以副相之權爾其儉節以訓俗澄清以檢吏因土風之剛悍使勇且知方就物產之殷充俾既富而教苟能積實期有遐聞於戲朕於大臣進退示全其恩禮爾之報國始終宜竭其肺肝身雖遠出於山川心豈忘於夙夜服茲休命俞往戒哉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靜戎軍等使時朝廷方討淮西宰相裴度身請自督戰憲宗乃下制以度為淮西節度逢吉與度不叶乃罷逢吉知政事出為東川御史寶曆二年十二月又自右僕射平章事出為簡較司

空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夷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三年七月出為

簡較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充淮南節度等使

裴度元和十三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十四年四月

制曰忠利於國者效積而事章器用於物者志遠而

任重况入調鼎鼎出鎮藩垣荷中外之寵榮膺文武

之重寄將允僉望命茲輔臣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晉國公裴度量惟弘深道在兼濟大王蘊連

綸之價長材負構厦之姿言必公忠義本誠罄自居

約軸叫贊機謀匪躬以務其將明憂國不忘於造次

當夷克淮蔡仗節於師旅之間及殄寇青齊運籌於

帷幄之內勤勞靡替弘益居多績用是嘉擢冲逾衆

東夏雄屏寔惟晉陽控大鹵之山川司北門之管鑰

橫制獯虜遠清疆陲是以輟獻納於沃心撫方隅於

注意倚屬攸切勲庸可宣舟楫嘗賴其弼予鉄鉞頗

觀其莅衆勵山甫之恪德成方叔之壯猷式副具瞻

勉揚休問務既兼於左揆秩仍踐於中台爾其戒哉

以服嘉命可簡較尚書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大原

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等使文宗大和四年九月

又自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加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

崔群元和十四年十二月自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為
湖南都團練觀察使

韓弘元和十四年七月自宣武軍節度使入為司徒
兼中書令十五年六月出為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
陘等州節度使

段文昌穆宗即位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長慶元年
二月出為簡較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
川節度等使

杜元穎長慶元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三年十月帶
平章事除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御安福門
臨餞元穎之鎮

牛僧孺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寶曆元年正月出為簡
較禮部尚書平章事充武昌軍節度使僧孺居相位
三年嘗以寵過為懼自前年十月抗疏乞罷帝以先
朝舊相園寢未終不許及穆宗祔廟畢又如前拜章
帝以郊禮在近職當輔導不許至是又固陳乞帝乃
嘉其退讓特建武昌軍額而命之太和四年復為兵
部尚書平章事六年十一月制為簡較左僕射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

李程敬宗卽位初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寶曆二年九月出爲簡較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使

竇易直敬宗卽位初爲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
射太和四年十月出爲簡較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山
南東道節度等使

路隨太和二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九
年四月以簡較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
度等使

李宗閔太和三年爲吏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七年六月出爲簡較禮部尚書平章事興元尹山南
西道節度使

李德裕太和七年爲兵部尚書平章事八年十月以
簡較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武宗卽位初入爲吏部尚書平
章事累加太尉會昌元年宣宗卽位出爲簡較太尉
同平章事江陵尹充荆南節度使

李固言太和元年爲門下侍郎平章事九月以簡較
兵部尚書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開成元
年四月復入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戶部二年十月

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依前守門下侍郎平章事

李石太和九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開成三年正月

制曰翼亮之臣寄任攸重九功未叙則宜立於廟堂

百度旣貞則兼制於方嶽中外迭處式寵才賢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石元精降祥河嶽鍾秀

文含大雅學茂全經瞻智通理亂之源達識究古今

之變望爵人傑居爲國楨頃者嘉其多能俾調鼎寶

動必隨道知無不爲每竭慮於謀猷思致予於堯舜

嘗司轉漕仍摠財役盤錯之難鉞刃不滯增台輝之

光彩揚鳳沼之波瀾陸典咸脩遠方畢服夙夜匪懈

光我知臣近者情在進賢願辭袞職誠不易奪朕所

難爲乃眷荆門東南巨鎮山川重險舟車要衝比

節符是遵權便台臣往往宜復前規俾登大將之

仍持上相之印尹正望府兼視雄藩增榮峻階無

朕命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陵尹充

荆南節度管内觀察等使

陳夷行武帝卽位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右

射會昌三年八月出爲簡轍司空兼河中尹充河

節度使

李紳會昌元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

門下侍郎四年七月出為簡較司空同平章事
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李回會昌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

六年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鄭肅會昌五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

宣宗即位初為河中尹節度使

白敏中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司空

門下侍郎大中五年四月簡較司徒同平章事出鎮

邠寧招討南山平夏時新復河湟故遣重臣招之

盧商宣宗即位初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工部尚書

大中元年八月出為武昌軍節度使

夏侯孜大中二年五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

僕射門下侍郎七年十月以簡較司空平章事成都

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周墀大中二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三

年三月出為簡較刑部尚書劍南東川節度使

崔龜從大中二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兼吏部尚書五年十一月出為簡較左僕射充宣武

軍節度使

令狐綯大中五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

咸通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

魏謩大中五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年以簡較戶部尚書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裴休大中六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十年為簡較戶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崔慎繇大中十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二月出為簡較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杜審權咸通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尋出為簡較司空鎮海軍節度使

畢誠咸通二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四年十一月以疾辭位除簡較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晉絳慈隰節度使

楊收咸通四年三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八年三月以簡較兵部尚書充浙江西道觀察使

曹確咸通四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一年以病求免除簡較司空平

咸通元年二月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節度使

魏謩大中五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年以簡較戶部尚書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裴休大中六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十年為簡較戶部尚書宣武軍節度使

崔慎繇大中十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十二年二月出為簡較禮部尚書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杜審權咸通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尋出為簡較司空鎮海軍節度使

畢誠咸通二年為兵部尚書平章事加工部尚書四年十一月以疾辭位除簡較吏部尚書河中尹充晉絳慈隰節度使

楊收咸通四年三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八年三月以簡較兵部尚書充浙江西道觀察使

曹確咸通四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十一年以病求免除簡較司空平

章事充鎮海軍節度等使

徐商咸通六年二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

侍郎兼刑部尚書十年正月以簡較兵部尚書出為

江陵尹荆南節度等使

路巖咸通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十二年四月以簡較司徒為成都尹充劍

南西川節度使

于琮咸通八年三月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右僕

射兼門下侍郎十三年二月以簡較司空充山南東

道節度等使

劉瞻咸通十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門下兼

刑部尚書十一年九月以簡較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兼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

王鐸咸通十一年為禮部尚書平章事加吏部尚書

乾符元年正月以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宣武軍

節度使二年復為右僕射平章事五年以鐸守司徒

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

劉鄴咸通十三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累加吏部尚

書兼門下侍郎僖宗即位初以簡較左僕射同平章

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

趙隱咸通十三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乾符三年三月以簡較吏部尚書出為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

李蔚乾符三年為太常卿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五年九月以簡較右僕射出為東都留守

鄭從讜乾符五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門下侍郎

廣明元年二月以簡較司空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

留守充河東節度使

常昭度中和三年為吏部尚書平章事加司空門下

侍郎昭宗即位以昭度簡較司徒平章事兼成都尹

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劉崇望龍紀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

平章事大順二年汴州朱全忠與徐帥時溥爭衡全

忠謀兼徐泗表請重臣鎮徐乃以崇望為武寧軍節

度使

崔胤乾寧元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

寧二年三月以簡較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河中尹

充河中節度等使再入朝三年七月復以左僕射兼

廣州刺史充清海軍節度領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

徐彥若大順元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

二年七月以簡較右僕射同平章事兼鳳翔尹隴州

節度使時李茂貞求兼領山南昭宗將加兵問罪故以彥若代之終不赴鎮光化三年

九月自守太保兼門下侍郎除簡較太尉同平章事

充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管内觀察等使

王博景福二年為戶部侍郎平章事加中書侍郎乾

寧元年十月為湖南節度使二年六月復平章事三

年五月自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為簡較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充鎮東軍節度等使八月復入相

裴樞光化三年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加吏部尚書天

復三年十月以簡較右僕射同平章事充清海軍節

度等使是月復入相

獨孤損天復三年為兵部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

郎兼戶部尚書天祐二年三月簡較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等使

梁韓建開平元年為司徒平章事累加侍中太保四

年三月除陳許節度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

後唐趙鳳明宗時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長興三年出為簡較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安

國軍節度等使

宰輔部

卷之三百二十二

安重誨明宗時為太尉中書令充樞密使長興中以簡較太師兼中書令充河中節度使平章事天福四年出為青州節度使天福四年七月出為簡較司空兼侍中相州節度使平章事天福四年七月周馮道初仕後唐天成中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左僕射末帝即位出為同州節度使未幾入為司空晉高祖入雒為首相累加司徒兼侍中少帝即位加太尉復出為同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一十六

總兵 機畧

總兵

天文以下台主兵周官以司馬詰禁是知秉國鈞歷帝載不獨以論道為任職靖時難康天步亦將以分閩而林勳故鷹揚大烈始於佐命敦詩閱禮是謂義

册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府宜乎天子任帷幄之臣如左右之手仗順扶義以肅乎戎昭伐謀制勝以申其廟筭焉至於潔齋壇以厚其禮假節鉞以尊其權建行臺嚴師律蓋所以異其名數而委以專征者矣其有夙負智勇誓清疆場顧肉食之貽誚以郊壘而為耻抗詞自請專秉武節斯乃同國體休戚而萬邦為憲者歟

周周公相成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叛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召公虎為宣王卿士王命虎平淮夷尹吉甫作江漢之詩美之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為

翰 經營四方徧疆理衆國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曰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趙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又拜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曹參為左丞相屬相國韓信東擊齊

酈商以右丞相將兵擊黥布攻其前垣攻其壁壘之前兩陣得以破布

盧縮為大尉項籍死縮別將與劉賈共擊臨江王共尉

尉共敷子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之

樊噲封舞陽侯盧縮反噲以相國擊縮破其丞相抵

薊南抵至也一云抵其丞相之名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

周勃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

姓乘馬名降乃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

灌嬰為丞相匈奴大入北地文帝令嬰將騎八萬五

千擊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

周亞夫為太尉東擊吳楚平之

劉屈氂武帝時為左丞相戾太子殺江充發兵宣言

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奸臣欲作亂帝於是來幸城

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兼將

後漢鄧禹為前將軍赤眉西入關光武以禹深沉有

大度授以西討之畧遣入關光武即位使者拜禹為

大司徒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督

公乘欵引其衆十萬拒禹於衙禹破走之而赤眉遂

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

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

迎軍降者日以千數於是名震關西

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率諸將兵擊檀鄉賊於鄴

東漳水上大破之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鄉等

及河西脩武悉破諸屯聚帝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鄴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黃郵水上破之與馮異擊昌樓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降之又率杜茂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留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淮陽永既死二城皆降又率陳俊王梁擊破五校賊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冬漢率耿弇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大破其衆遂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東方悉定

會隗囂叛復遣漢西屯長安十一年春率岑彭等伐公孫述十二年春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遂軍於其郭中述自將出城大戰述兵敗走高 年復率馬成馬武北擊匈奴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移檄郡縣遣漢率劉尚臧宮討之漢圍成都城破誅歆等而還

王梁爲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賊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

張溫靈帝時中平元年繇司空爲車騎將軍地節三

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

魏高柔為司徒時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蜀諸葛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主立南中諸郡並皆叛亂景耀三年春亮率衆南征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六年春揚穀繇斜谷道取郤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叛魏應亮關中響震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九年出師以木牛運十二年亮悉大衆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魏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

吳諸葛恪廢帝即位為太傅輔政初大帝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繇是廢不復脩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督恪守之引軍而還魏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與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遂敗加恪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孫峻爲丞相時魏將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晉安平王孚初仕魏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退孚還京師

賈充爲司空武帝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受節鉞將

中軍爲諸軍節度屯襄陽

王衍爲司徒王彌寇青徐兖豫四州又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遂寇雒陽衍帥衆禦之彌退走

王導明帝未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及成帝初卽位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咸康元年四月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又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疋俄而賊退四年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

陶侃爲侍中太尉都督交廣寧七州諸軍事又詔侃

都督江州移鎮武昌

郝鑒爲車騎大將軍散騎嘗侍領徐州刺史蘇峻反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賊帥劉歆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

庾亮爲中書令與司徒王導輔政蘇峻作逆乘勝至京都詔亮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桓溫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率舟軍進合肥太和四年上疏悉衆北伐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交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

謝安武帝時爲衛將軍輔政苻堅初破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楊沮荆司豫徐交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

宋沈慶之孝武時爲司空討緣江蠻

南齊陳顯達爲太尉侍中建武三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屯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

陳侯瑱爲司空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詔瑱與領軍將軍徐慶率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瑱敗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琳盡收其資儲舟艦俘馘以萬計琳奉其主蕭莊奔於齊

後魏長孫嵩爲司徒晉末宋武帝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綠河北岸列軍次于畔城又勅簡精兵爲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銳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峭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可不戰而擒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雒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臯南濟晉諸屯戍皆望塵奔潰晉尅長安嵩乃班師

奚斤爲左丞相明元車駕西巡詔斤爲先驅討越勒部於鹿那山大破之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太武爲皇太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少帝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遣斤收宋武前侵河南地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太武卽位仍爲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赫連昌守將赫連乙升棄蒲西走斤追敗之昌敗亡保上邽

長孫翰爲司徒太武征赫連昌翰與廷尉卿長孫道生宗正娥青爲前驅遂平其國

和其奴爲司空侍中皇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乃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殿中精兵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

王肅爲尚書輔政時南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總率步騎十萬以赴之

穆紹爲尚書令司空公爾朱榮之討葛榮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幾會擒葛榮乃止

楊津爲司空爾朱榮死以津爲都督并泗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太將軍北道大行臺委津以討胡經畧北齊斛律金文宣時爲太師以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民乃詔金率騎一萬屯白道以備之

斛律光爲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長城乃置十三戍三年正月周遣將達奚成興等來寇詔光率步騎三十萬禦之興聞而退走三月遷司徒四月率騎北討突厥獲馬千餘匹是冬周又遣尉

遲迥等寇雒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于邙山迥等大敗遷大尉三年太傅周遣將圍雒陽武平元年詔率步騎三萬大破之加左丞相二年率衆築平隴等城戍周柱國常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大破之軍還復詔令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尅之周又遣將常宜陽光率步騎赴之大破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段韶爲左丞相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獲周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是月又遣將寇邊斛律光師先出討韶亦請行大破之七月韶疾甚先軍還

隋高頴開皇初爲尚書左僕射兼納言時突厥屢爲寇患詔頴鎮邊公邊九年晉王大舉伐陳以頴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于頴

虞慶則爲尚書右僕射兼右武侯大將軍開皇七年嶺南人李賢據州反高祖議欲討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高祖顧謂慶則曰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懼帝乃遣爲桂州道行軍總管

楊素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管朝政及煬帝初漢王諒反以素爲荊州道行軍總管率衆數萬討諒唐裴寂爲尚書右僕射宋金剛之寇并州也姜寶誼李仲又相次陷沒寂自請行因授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

李靖爲兵部尚書簡較中書令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領以逼之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

張亮貞觀中爲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役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太宗乃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

李勣貞觀十七年爲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八年爲遼東道行軍總管高宗總章元年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爲遼東行軍總管

劉仁軌儀鳳中爲尚書左僕射詔往洮河軍鎮守以禦吐蕃

韋待價爲文昌右相永昌元年五月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以擊吐蕃

狄仁傑簡較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

厥侵掠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許以便宜從事突厥從五迴道而去仁傑總兵十萬追之不及婁師德萬歲登封元年爲御史大夫知政事吐蕃入寇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後爲納言聖曆二年又爲大總管專總邊任前後三十餘年

魏元忠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二年簡較并州長史充天平軍大總管以備突厥中宗朝爲肅政臺御史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比歲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討之

唐休璟景龍末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景雲初拜特進充朔方道行軍總管以備突厥

郭元振爲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先天中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張說開元八年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明年勅說爲朔方節度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

房琯至德初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疏自請將兵以誅寇孽收復京師肅宗望其成功許之詔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仍與子儀光弼等計會進兵

張鎰肅宗至德二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朔方與

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業命兼河南節度使
持節都統淮南等道諸軍

杜鴻漸代宗永泰中爲兵部侍郎平章事時劍南節
度兵馬使栢貞節楊子琳皆興師討崔旰蜀方震擾
詔鴻漸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充山劍副元帥兼劍南
道節度使討之

裴度憲宗元和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討吳元濟以
淮蔡叛李愬李光顏用師旣久國家聚兵淮右四年
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憲宗
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財意欲

罷兵競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
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
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生帝亦爲
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
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追之故未降耳若臣自
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帝然
之異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則秉均
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闡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
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汚俗
弔彼頑民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

未剪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烏窮之無歸歟繇是選
聽鼓聲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袋裴度爲時降
生協朕夢卜精辨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
運籌而智略前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
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上玄棟此吉日帶丞相
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
宜布清問恢壯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自
撫夷傷况淮西一軍素效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勲
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
繇每念前勞嘗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爲師率實
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往欽哉無越我不訓可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
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等使詔
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只
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旣兼招撫請改剪其類爲
革其志又以弘已爲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爲近輟樞
軸請改煩我台席爲授以成筭皆從之自討淮西王
師屢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疑議密疏紛紜
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爲大患不然兩河

之盜亦將視此爲高下遂堅請討伐帝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朝天有日賊在歸闕無期帝爲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帝從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啣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郾城爲治所以李逢吉與度不叫乃罷知政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

王鐸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率宰相盧雋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兵柄物議未允鐸廷奏曰臣忝宰執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臣願自率諸軍溫滌群寇朝議然之乃以鐸爲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州南節度充諸道都統

孫偓爲兵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二年十月壬子詔充鳳翔行營招討使甲寅偓於驛舍會諸將以議進軍戊午鳳翔李茂貞上章請罪師遂不行

崔胤爲司徒知政事時昭宗初自鳳翔還都乃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張濬爲宰相判度支昭宗嘗問濬致理何事最急對

曰莫若彊兵兵彊而天下服繇是專務蒐兵甲欲以武功勝天下後于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濬曰不必遠論漢晉之弊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英濬如此內外偏於彊臣臣每思之寔痛心而泣血也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詔四品以上官議皆言國祚未安不宜生事假如得太原亦非國家所有濬議曰先帝頻至播越王室不寧原其亂階繇克用全忠矛盾也請因其奏乘全忠立功斷兩雄之勢帝曰收復之功克用第一今乘其危因而加兵諸侯其謂我何濬懇論用兵之利益欲示外勢而擠揚復泰也上猶未決宰臣孔緯曰張濬所陳萬代之利也陛下所惜一時之利也以臣所料師度河而賊自破昨討度軍中轉餉犒勞一二年間必無闕事陛下斷意行之旣二相俱論乃以濬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以京兆尹孫揆副之仍授揆昭義節度使華州韓建爲供軍使朱全忠爲太原西南面招討使李威赫連鐸爲太原東北面招討使全忠以汴軍三千爲濬牙隊大順元年六月濬率軍五十二都兼邠寧鄜夏雜虜共五萬人騎發自京師昭宗御安喜

樓臨送濬

後唐郭崇韜爲侍郎監脩國史兼樞密使同光三年客省使李嚴使西川廻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以魏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魏軍六萬進討蜀川莊宗以御駕喜慶殿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政事卿又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于卿周王峻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廣順元年冬河東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峻爲行營都部署以徐州節度使王彥招爲副詔諸軍並取峻節度許峻以便宜從事軍行資用仰給於官隨行將吏得自選擇

李穀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顯德二年十一月爲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以許州節度使王彥超副焉又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韓令神以下一十二將各帶征行之號以從焉

機畧

夫蘊經綸之才登宰輔之任當朝廷多事之際屬黔首艱難之日儻不能轉彼禍機運夫良晝則先聖所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也故有詭轉逆黨之擒以

清內難詐謂渠魁之喪以壯人心或遣騶虞之幡或飾練布之服擇后黨之師傅俾脩節行通藩侯之間遣以豐國用或奪姦雄之心或易驕兵之帥垂之簡編誠有可取者矣

漢蕭何為丞相時韓信欲反其舍人上書告變吕后欲詔恐其黨不就乃與何謀詐令人從高帝所來稱陳豨已破群臣皆賀何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人吕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鍾室謂懸鍾之室信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周勃為丞相時實后兄長君弟少君既自陳見后厚賜之家於長安勃與灌嬰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懸此兩人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彼害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吕氏之事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繇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

蜀諸葛亮為丞相時關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矜傲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群也羽美鬚

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太悅以示賓客

晉張華爲司空時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自惠帝以瑋矯詔擅害三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騎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帝從之瑋兵果敗

王導明帝時拜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後爲太保成帝時經蘇峻之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布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唐崔祐甫代宗大曆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又青州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帝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逗留止之未有其詞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奸詐誠如聖慮請臣因使往淄青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賚軍人且使浞荷聖德又令

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帝悅從之正已大慙而心
服焉

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度以計諷鎮冀節度使王
承宗使獻德棗二州以謝罪尋諭滄景節度程權使
之入覲始以滄景德棗爲一鎮朝廷命帥以分其力
元和十三年鄆州節度使李師道領州十二握兵十
萬侍強先起兩鎮騷然度遂密計奏請討除憲宗大
喜遂徵師問罪數月滅之分其地爲交海淄青鄆曹
三鎮數十年之叛地一旦悉平成憲皇中興之基實
各臣計謀之力度以宰相鎮太原召還時朱克融王
廷湊雖受朝廷節鉞未解潯州之圖度初發太原與
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
使自潯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潯州
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公路奉詔中使得
度書云朝謝後卽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卽背
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
京進對明辨帝方憂潯州之圖遂授度淮南節度元
是昭義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
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儼悟救之獲免而
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

延英奏事度亦在列帝顧問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
遣如何處置度辭以濟臣不合議軍國事帝固問之
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萬疋不
思報效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
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
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
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
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此體例雖
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
如此臣等面諭陛下猶未能決况悟單詞豈能動於
聖聽哉帝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
下必能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
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偕亂法令悟集三軍
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群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
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帝俛
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偕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繫太
后未知如卿處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
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偕必得出帝以爲然承偕果能
得歸

帝處厚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滄景李同捷旣稽天

誅魏博史憲誠中懷向背裴度以宿舊自任待憲誠於不疑憲誠嘗遣親吏請事至中書處置謂曰晉公以百日於上前保使主其則不然但仰俟所爲自有朝典耳憲誠聞之懼此輸竭竟有功於滄州

後唐郭崇韜爲宰相初收汴維稍通路遺親友或規之崇韜曰余備位將相祿賜巨萬但爲梁之日賂遺成風今方面藩侯多梁之舊將皆吾君射鈎斬祛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爲吾人堅拒其情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禋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昔桑維翰爲相及楊光遠平鄴以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朝廷從之而移光遠爲維尹光遠孫是快快又以馮暉鎮靈武蕃部歸心朝議患之維翰欲圖大舉以制北戎命將佐十五人皆列藩之帥也唯暉不預其間乃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招禁直學士答詔一一條對其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雜虜窺邊非卿雄名何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

册府元龜

宰相部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薦賢

夫稱善舉類春秋之格訓推賢援能儒者之篤行知
夫居衡石之任當燹諸之重掌邦國之政贊后王之
治總領衆職平章百姓必在乎登良擢俊振淹出滯
俾風人絕適軸之嘆仕子適輪轅之用不遺賢於中

谷不藉才於異代此所以成舜湯選衆舉仁之美
尹旦格天光海之業者也三代而上其詳靡記
以下未嘗乏焉莫不降體國之志藹知人之鑒或以
櫛巍巍之績或以成彬彬之盛蓋夫寅亮之功將明
之烈曷以加於是乎

漢蕭何初爲漢王丞相韓信數與何語何奇之至南
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度計量也上不

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

丞相何亡帝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謂帝且

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

者耳帝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帝復罵曰諸將亡者

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

國士無雙爲國家之奇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無事用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决顧思念也

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

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

以爲將何日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日幸

甚於是召信拜之

田蚡爲丞相徵茂陵尉張湯爲吏薦補侍御史

張湯爲御史大夫薦其掾兒寬於天子天子見問

之初寬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湯方鄉學以為奏
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温良有
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
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是以寬為掾復薦之

霍光昭帝初為大將軍秉政以光祿大夫張安世篤
行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

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王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
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

魏相為御史大夫霍光薨後數月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

尊榮天下鄉風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重新失
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藩國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所以安社稷絕
未萌也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

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
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

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得失後
數日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

丙吉為相病篤宣帝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
以自代者不諱言死不復諱也吉辭謝曰群臣賢能明主所

冊行... 幸輔部

知愚臣無所識帝固問吉頃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
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
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
陳萬年事後母孝敦厚備於行止此三人皆能在臣
右唯上察之帝以吉言皆是許焉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噐之

以為大噐也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經明行脩宜於本朝任職也為博

士論石渠石渠閣名也

何武為大司空除彭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

諫大夫又龔勝為重泉令去官武與執金吾閻崇薦

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武為

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

厚兩唐兩龔龔勝龔舍也兩唐唐林唐遵也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

顯於世者何侯之力也世以此多之又與尚書令唐

林皆上書言傳喜行義脩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

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云傳氏賢子以論

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夫忠

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重

輕謂楚誤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而魏以無忌折衝信陵君項以范增

存亡故楚跨有南服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

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帝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張忠為御史大夫署潁川孫寶為主簿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又與尚書令王嘉為丞相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張禹為丞相舉彭宣為博士遷東平太守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

孔光為御史大夫舉東平王太傅師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繇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平陵人李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以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疆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

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時揚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爲待詔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漢言於帝曰非陳俊不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羸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

宋弘爲大司馬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光武嘗問弘通博之士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又高詡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光武時弘薦詡徵爲郎

趙熹爲太傅時魯恭與議白虎觀熹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

范遷爲司徒薦豐令牟融忠正公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

第五倫爲司徒時擢謝夷吾爲鉅鹿太守倫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

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
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智周萬物加以少庸
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較圖錄探噴聖祕觀變
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
陪隸與臣從事奮忠義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
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
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
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
爲外臺之表聽轂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
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
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
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寔有
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
薨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曆象下使
五品咸訓于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
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儔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
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士之
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禹爲太尉時周防受古文尚書撰尚書雜記三十
二篇禹薦補博士又薦寒朗爲博士

張酺為太尉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

劉愷為司徒時陳忠為廷尉正以才能有勳稱愷舉

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

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王知斷獄也

張皓為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黃瓊為司空先是崔寔為議郎會梁冀誅寔以故吏

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畧

之士瓊薦寔拜遼東太守瓊為太尉時尚書楊秉以

病乞退出為右扶風瓊惜其去朝廷上言秉勸講帷

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

李固為太尉時陳蕃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固表薦

徵拜議郎

陳蕃為太尉王暢為漁陽太守免官是時政事多歸

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蕃薦暢清方公正

有不可犯之色繇是復為尚書後蕃為太傅辟何休

與參政事

种暲為司徒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

楊秉為太尉時陳球為侍御史桂楊黠賊李研等群

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秉表球為零陵

太守球到設方畧朞月間賊虜消散

楊賜爲太尉時光祿勳黃琬坐事禁錮被廢棄幾二十年靈帝光和末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繇是徵拜議郎擢青州刺史遷侍中

魏華歆爲司徒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薦管寧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時明帝卽位爲太尉歆遜位讓寧又以鄭小同有美名歆表曰臣聞勵俗宣化莫先於表善班祿叙爵莫美於顯名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裔漢世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季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孫小同以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嘉其自然美其器重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間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叙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

陳群爲司空薦管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卽授司農

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
古今有益大化

王朗爲司空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
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而乃爲
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
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
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
後辭朗乃起

荀諸葛亮爲丞相時後王嗣位亮將北征任漢中慮
及王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
官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
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
亮尋請禕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
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
之矣又蔣琬亮長史亮每言琬託志忠雅密表後主
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晉張華爲司空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
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華愛

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爲孝廉除著作郎華將舉壽爲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爲長廣太守辭以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繇是授御史治書

王渾爲司徒時周馥累遷司徒左西屬渾表馥理職清正兼有才幹王定九品簡括精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

王導隨元帝渡江鎮建康導爲政清靜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從容問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

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夷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嘗大王方立命世之勲平一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微臣所可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士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又何充爲丹陽尹導與庾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槩有萬夫之望必能摠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舉唯緝社稷無虞矣繇是加充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

溫嶠爲中書令嶠爲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以祖納
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
光祿大夫

謝安爲太傅時東莞人徐邈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
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雅之士邈旣東州儒素安
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

宋王弘永平中爲江州刺史時徐傳當權出鄭鮮之
爲豫章太守弘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之
前代鍾元嘗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之爲郡抑當有
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

右僕射

南齊褚淵爲左僕射先是臧榮緒純篤好學隱居京
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
榮緒爲主簿不到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
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
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
灌蔬經老與友關康之沉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
十卷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
早與之遇近取其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
甄善帝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

欲令入天祿甚佳

王儉爲尚書令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及孝嗣出爲吳興太守儉贈詩曰方軌叔茂追情彥輔柔亦不如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帝徵孝嗣爲五兵尚書

梁袁昂爲司空以何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天監末袁昂薦之因得召見解褐太尉臨川王揚州儀曹從事史

後魏廣陽王喜宣武時爲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後轉司徒愛敬人物後來才儁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

崔光爲太保疾甚表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爲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人授孝明杜氏春秋隋高頴爲左僕射兼納言頴進貞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頴所推薦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

楊素爲僕射開皇中以華陰多盜賊妙選良吏素薦殿中局監榮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

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又李百藥為太子舍人或有人有譖百藥者乃託疾免去後追赴仁壽宮素與吏部尚書牛弘並重之奏授禮部員外郎又李子雄為大將軍歷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有貳心問可任於素素進子雄授上大將軍唐陳叔達武德中為納言侍中參預朝政江南名士薄游長安者多所薦拔

李靖為僕射奏稱秘書郎岑文本之才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

杜如晦為僕射臨終請委戴胄以選舉繇是以本官簡較吏部尚書參預朝政

溫彥博太宗貞觀初為中書令帝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良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帝令侍臣更訪能者彥博奏博州清平人呂才聰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磬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咸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

諧韻帝即徵才令直弘文館
朱敬則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每以用人為先餘細務
不之視會嶺表蠻帥攻掠郡縣朝廷思得良守以鎮
之而甚難其選敬則曰司勳郎中裴懷古有文才將
略卽其人也遂以為桂州都督懷古既至賊帥果懷
其威惠相率來降敬則又引冬官郎中魏知古為鳳
閣舍人太子司議郎張思敬為右史後皆以稱職著
名

狄仁傑為內史嘗以舉賢為意其所引拔桓彥範敬
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

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平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
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
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為文吏矣豈非文士
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
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
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
召拜雒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
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今為
雒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為秋官侍郎後竟召為相
東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

盧懷慎爲黃門監開元四年卒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惶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雖鳧鴈之飛未爲乏少而犬馬之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聖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略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寔爲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絕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幹時之才衆議推美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

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憊失所坐者小所棄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所以聖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尚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則廢績其凝失士則委倫攸教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群司必期稱職使鵷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効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願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擯之義敢不

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帝深加納

姚崇爲夏官侍郎知政事時韓思復爲汴州司戶參軍爲政寬恕不行杖罰在丁憂家貧鬻薪以終喪制崇深嘉歎之權授司禮博士

張說爲相以徐浩少舉明經工草隸以文學充所器重調授晉山王簿說薦浩爲麗正殿較理三遷右拾遺仍爲較理

宇文融爲黃門侍郎平章事薦宋璟爲右丞相裴耀卿爲戶部侍郎許景先爲工部侍郎甚允人望

張九齡爲中書令引韋陟爲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對掌綸誥時人以爲美談

房瑁爲相時嚴武爲侍御史至德初肅宗興師靖難大收才傑武仗節赴行在瑁以武名臣之子素重之乃首薦才略可稱累遷給事中旣收長安以武爲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

杜鴻漸爲相時韋元輔有器局所蒞有聲累遷蘇州刺史浙江西都團練觀察等使鴻漸首薦之徵爲尚書右丞相會淮南節度使缺鴻漸又薦堪當重寄遂授揚州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在揚州三年政尚不擾事亦粗理以疾終

蕭華爲相時吏部侍郎裴遵慶恭儉克己持重謹密頗有時望華素知遵慶每奏見屢稱之遷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炎入相時嘗袞潮州刺史炎與袞善引拜福建觀察使

楊綰嘗袞爲相時關播爲淮南節度陳少游判官綰袞薦播爲都官員外郎建中初遷兵部員外郎張鎰入相播遷給事中

嘗袞爲相時劉從一補渭南尉雅爲袞所推重遷監察御史居無何丁母憂服除宰相盧杞薦之超遷侍御史

蔣沆爲刑部郎中元載秉政滯於郎位大曆十二年嘗袞以群議稱沆屈擢拜御史中丞

崔祐甫爲相引薛播爲中書舍人播溫敏善與人交李栖筠嘗袞及祐甫皆引擢之至是有此拜

李泌初爲陝州觀察使時陽城隱於河東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決之泌數禮問焉及泌爲相舉爲諫議大夫

賈耽爲相以鄭滑節度副使李融爲義成軍鄭滑節度觀察使先是耽爲鄭滑節度使畧奏融爲副使居無何耽朝京師召融總留事及耽爲相因有是命

齊暎為相給事中袁高以切直忤旨暎連請為左丞御史大夫皆不行

高郢鄭珣瑜為相時蔣乂為起居舍人轉司勳負外郎並脩史時集賢閣學士求者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置之繇相府討求不知所出乃訪於乂乂微引根源對甚詳悉郢與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翼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杜黃裳為相時薛平為右衛將軍在南衙凡一十二年黃裳深器之薦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理有能名

李吉甫自翰林拜相將出之夕感恩出涕謂學士裴垪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彥士罕接識者宰相宜有選拔惜然曷繇知之因請垪疏其名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有得人之稱後罷相為淮南節度使薦丁公著授太子正字兼集賢殿較理吉甫自淮南入相復薦其行即日授右補闕遷集賢直學士裴垪元和中人相徵帝貫之裴度知制誥擢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其後繼踵入相咸著名績其餘量材賦職皆叶人望選任之精前後莫及又薛存誠為度支

員外郎增引為起居郎又崔植為壽安尉大理評事
秩滿退居雒下潛心經史尤精易象增知其操行擢
拜左拾遺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度作相又
奏從自代為御史中丞

常處厚素知常詞有文學理行詞嘗為殿中侍御史
以事累出為朗州刺史再貶道州江州司馬長慶初
處厚與路隨以公望居顯要亟稱薦之擢為戶部員
外郎累遷吏部郎中文宗卽位處厚當政且以澄汰
浮薄登用藝實詞與李翱俱拜中書舍人

令狐楚為相時李隱進士擢第為秘書省較書郎楚
奏為進賢較理

盧攜為相以司空圖為禮部員外郎先是圖寓居雒
下會攜與鄭畋左遷太子賓客分司皆厚遇之及攜
再入相因有是命

梁趙光裔為相兼集賢殿太學士時楊凝式為禮部
員外郎充西京留守巡官光裔素重其才奏為直學
士改考功員外郎

後唐郭崇韜為樞密使明宗拔鄆州得天平軍節度
判官趙鳳送之于莊宗崇韜素聞其名及見與語乃

薦用爲扈鑾學士

盧文紀清泰中爲相以右諫議大夫李光庭爲給事中弘文館學士判館事光庭唐故曹王臯之曾孫父龜年光啓中爲太卿監光庭從狩蜀舉進士屢遷至兵部郎中昭宗末不仕梁客於北海耕牧以自給莊宗初亦不入朝文紀素知之奏召爲諫官及引之判館事

李愚爲相多振拔沉滯時祕書監劉岳奉使湖南未還愚奏岳爲太嘗卿

晉李崧爲平章事時高祖講求輔相崧力薦呂琦於高祖云可大用高祖數召琦於便殿言及當世事甚奇之方將倚以爲相忽遇疾而逝人皆惜之

漢蘇逢吉爲相時李濤在翰林逢吉深眷待之會四輔闕人高祖欲擢用吏部尚書竇貞固復問其次逢吉日頃張彥澤以殺判官張式罷鎭晉祖宥其罪而李濤上疏極言彥澤之罪宥之屈法陛下在太原時論朝士大夫常重濤之爲人時高行周慕容彥超圖杜重威於鄴二師不協高祖有親征之意未決會濤上疏請駕征鄴大合上旨遂與貞固同日拜平章事周馮道仕晉高祖爲相時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

敏長於詩賦道重敏嘗從容白晉祖口臣所為官合授於敏臣不敢黨蔽也又史圭在後唐明宗時為右丞權判銓事道在中書嘗以堂判銜銓司所注人圭怒力爭之道亦微有不足色及晉高祖時道再為相圭首為道所舉除刑部侍郎鹽鐵副使圭方愧其度量遠不及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一十八

諫爭

舜之命禹曰予違汝弼高宗之命說曰朝夕納誨蓋夫君丞凝之位荷棟幹之重義均同體民具爾瞻休戚之所同安危之所繫至於諫群臣而總衆職撫四夷而親百姓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固其任也若乃上

之失德事或過舉誠心內激嘉言罔伏引經義而酌古訓述天戒而箴時病談過更僕之頃怒有逆鱗之犯且復醜縷鄭重形於奏疏竭其精忠以興感悟古之宰相如伊尹之阿衡其棠之保父周公之告微言山甫之補闕職皆如斯而已

商伊尹申誥于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

言咈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也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藏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

咈先民時若言湯始脩為人紀已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

周祭公謀父為穆王鄉士穆王將征犬戎而謀父諫

祭幾內之固周公之後謀父字也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震懼也是故周文公

之頌文公周公旦之謚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也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武王嘗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時夏而歌之信哉武王能

保此時夏之美樂章大者曰夏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

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鄉方也以文修之

使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

先世后稷謂棄與不窟也父子相繼曰世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

棄稷不務我先王不寤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

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遵亦作選脩其訓典

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
 於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
 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訢戴武王
 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
 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
此摠言之也侯 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供日
侯圻衛衛圻也 侯服者祀供月 賓服者享供時 要服者貢供歲 荒服
 者王王王事天子也云云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
 王之順祀也外傳云先王之訓 有不祭則脩意先脩志意以自責也畿内
近知王 有不祀則脩言言號 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 有
 意也

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 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

以來 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

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

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

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脩於德毋勤

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

終也犬戎之君 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墮乎吾聞

犬戎樹敦樹立也犬大戎 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服者不至又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祈父

周司馬世掌田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其詩曰祈招之惜

惜式昭德音惜惜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王式如

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玉

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召穆公虎為王卿士厲王行暴虐後教國人謗王召

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

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

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

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

決之使導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

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典樂也史獻書師箴聃賦無聃子日聃賦

公卿列士所獻云也朦誦有聃子而無見日朦周禮朦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

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

戚補察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耆艾脩之耆艾師傳也脩理瞽史之

教以聞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

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

沃也下平日衍有澗日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才用衣食者也夫民慮
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何可壅也若壅其口
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流于

璣

魏文公為王卿士宣王即位不籍千畝籍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

子祭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也魏文公諫曰不可

夫民之大事在農穀民之命故上帝之粢盛於是乎

出出於農也民之蕃庶於是乎生蕃息庶衆事之供

給於乎在供具和協輯音集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

才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敦厚龐大是

故稷為大官民之大事在農故古者太史順時視土

順陽瘳憤盈土氣震發瘳厚也憤積也盈滿農祥辰

正農祥方星也辰正立春之日辰日月底于天廟底

也天廟營室孟春之土乃脈發脈里也農書曰春土

急月日月皆至營室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初

二月朔日也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弗震

弗渝脈其蒲膏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膏災也言

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陽氣俱升土膏欲動雷自

烝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大史之王曰

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日距今九

日土其俱動去距王其祗祓音弗監農不易祗敬祗齊

冊符元龜 率輔部

卷之三十五

五

不易土物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百吏庶民 之易也司徒也庶

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也 司空除壇于籍司空 命農大命農大

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峻 先時五日先耕 警告有協警告有協

風警樂大師和風聲者也協和也 王郎齋宮所齋百

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 王親淳濁饗醴淳沃濯灑

王浴沐飲及期 其耕鬱人薦鬯 酒也周禮鬱人長裸鬱人長裸

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犧人薦醴 犧人同尊長共酒醴者也

王裸灌鬯饗醴乃行 裸灌也灌鬯飲酒百吏庶民

從及籍后稷監之監 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土也

農正田大夫也主敷陳大史贊王 贊王敬從之王耕

籍禮而祭其神焉祈也大史贊王 贊王敬從之王耕

一發音鉢一發耜之發 班三之班次也三之各三其

大夫二庶人終于千畝 耕也其 后稷省功太史監之

司徒省民大師監之宰夫陳饗膳宰監之宰夫也膳宰

膳夫贊王王歆大牢饗 班嘗之公卿 庶人終食終

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風土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

則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 廩御廩也一名神舍東

為廩以藏王所籍而時布之于農 穉則徧戒百姓

紀農協功紀猶綜理 日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陰陽分

也滯蟄虫也明堂月令日日夜分雷土不備墾辟在

乃發聲始農熱虫感動啓而出之乃命其旅日徇 農師

司寇冠司寇行其罪也 乃命其旅日徇徇行農師

刑元寇宰輔部

諫爭

一之農師上士也農正再之農正名稷佐田峻后稷

三之農官之長也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司徒五

之司徒省民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

衆官不特長太史八之太史治故次太史宗伯九之宗

卿官長相王之大禮若王王則大狗大狗師公卿禘

不與祭則其位故次大史王則大狗大夫親行農禘

穫亦如之耕時也如之如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用肩循

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疆界也財用不乏民

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求利於其官以干

農功求利謂變易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三時春夏

也講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婚而

和於民矣則饗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循

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匱神

不耕藉也困民之財取於民也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樊仲山甫為王卿士食菜魯武公以括與戲以見王

武公伯禽之玄孫獻公之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犯猶

從也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

不立令不行即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夫下

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

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倣之王命將有壅言先

外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長之命將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者

立長今魯亦長立長若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命

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故魯人殺

懿公而立伯御伯御於也三十二年諸侯伐魯立孝公孝公

懿公之弟稱也

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於姜氏之戎宣王既喪南國

之師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夫

古者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

上書王府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南協名姓司南掌賜

合其各籍以登於書於籍司徒協族司徒掌合司寇協奸

官商金聲清謂人姓名司寇協族師族之衆

司寇刑官掌命奸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禮牧人掌牧養犧工協

革百工之官革更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珍廩

協出廩人掌九穀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

知也於是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蒐不謂其少

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

厭惡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治民

惡事無以賦令言厭惡政事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

惡也故事也天道清淨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敗為政之

有禍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滅幽王宣王之子

單穆公為王卿士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錢者金幣之名

財用也又曰泉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

也災謂水旱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

資財也權稱也振極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

貴則作重幣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

日子以貨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

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人皆得其欲也若不堪重則

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

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

賤也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今王廢輕而作重

而行之故賤小大民皆以為利也若匱王用

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本竭而

將有所之民財用將無以供上乏則將厚取於民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志遠也且夫備有未

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復救謂若救災療疾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

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也是不相入也

不相為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從而先之謂之召

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從而先之謂之召

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

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

國君以善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

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

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樹立也除除令

書有之曰關石斛均王府則有

夏書逸書也關門之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征賦調均則王之府歲嘗有也一日開衡也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

音濟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楛木名濟濟愷愷

君子干祿愷愷愷樂梯易干求也君子謂長君言陰

也夫旱麓之榛楛殖殖長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

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四既四極既盡也散亡

政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彫傷也穀地為田

也蕪穰蕪穰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險且絕

民用以實王府給民用謂廢猶塞川原而為潢汙其

竭也無日矣大者潢小者汙竭盡若民離而財匱災

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吾周官之於災備

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而又奪之資

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醫其人也王其圖之善政

猶屏也人屏地奪其資民離叛王弗聽卒鑄大錢二

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鍾名律中無

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射也大林無射之

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絕

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寡其繼者謂若積聚

既喪又鮮其繼生以殖積聚既喪謂廢且夫鐘不過

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若無射有林耳弗及也無

後有大林以覆之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夫鐘聲以

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鐘猶目所不見不

可以為目也耳目所不及而彊之則有眩惑之失以生夫目之察度也不

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文尋

嘗之間三尺為墨倍墨為尋倍尋為嘗耳之察餘也在清濁之間清濁

律呂之變也黃鍾為官則濁大官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

勝勝舉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所

音之去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百二十斤為石也律度量衡於是乎生

律玉聲陰陽之法也度大尺量小大器用於是乎

出出於鍾也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今王

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此之不度不中鈞鐘聲

不可以知餘耳不能聽故制度不可以出節節節謂法度量衡

之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

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

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樞機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也故必聽餘

而視正聽餘則聰視正則明習於餘正則不聰惑聰則言聰明

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

而德之則歸心焉歆猶歆歆喜服也言德以言發德教上得民心以殖

義方殖立方道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

內餘聲而口出美言耳聞餘聲則口有美言美言此感於物也以為憲令

憲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

不貳樂之至也貳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口內

丹府元龜宰輔部

卷之三十三

十五

五聲則志氣生也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

信審也明以時動視物則動得其時也名以成政號令所動以

殖生殖長也動得其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

蘇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

不和無射大林也若聽樂而震視色而眩則味其何

入不精美味入不精美則氣放佚不行於身體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

二謂作大錢鑄大鍾其危哉王弗聽

漢公孫弘初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時方通西南夷巴

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盛毀西南夷無所用武帝

不聽後為御史大夫時又東至滄海北築朔方之郡

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罷讀日疲願罷之

於是帝乃使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

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

夷滄海專就朔方帝乃許之

貢禹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

數十上

師丹為大司空哀帝即位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

以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帝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

聽於冢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

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諒言也闇默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稱孔子曰父在

諫爭

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

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

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也比類卒暴無漸卒讀臣縱

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

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

用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

理陰陽溷濁之應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

博取而廣求取讀孝成皇帝浮見天命燭知至德以

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

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

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

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

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

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

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

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

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

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

王嘉哀帝初為丞相欲規成帝之政多所變動規政

王莽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一

其

失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

不其然與才難謂有賢才者難得也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

相之賢耳非必其人皆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

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象

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

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

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

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

為梁內史骨肉以安言梁孝王得免罪也張敞為京兆尹有罪

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曰冤使者覆獄

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言使者上奏謂逮捕敞會而天子不下其事也

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

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

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

後也其二千石長史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

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

數改更政事更亦變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

盡也言事無大小皆劾過於所察之條也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

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不敦操持下材懷危內顧

嘗恐獲罪每為私計也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

為私計也

宰輔部

卷之五十五

易之易亦輕也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

至上書章下依其所上之章而下令治之衆庶知其易危言易可傾危也

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七徒蘇令等從橫吏

士臨難莫肯仗節死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守郡守也相諸侯相

也素奪謂先不暇文威權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

縱遣使者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

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良善也良人吏善治百姓者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不即下治其事恐為

擾動故每留中或經赦令一切皆解散也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

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惟陸

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

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

失宜可闕畧嘗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

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孫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為諫議大夫遣之

今諸侯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

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潯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

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

中嘗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呪詛又與后舅伍宏

宰輔部

十五

謀弒上為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
 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傳嘉勸上
 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授去
 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
 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
 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
 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眾庶匈匈咸
 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言董賢以貴寵故妄得封而躬寵等遂蒙恩至今流
 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
 暴謂章露也 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

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失眾心海內引領而議
 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計
 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
 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眾人歸咎於永先帝不
 獨蒙其議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
 廷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報厚恩也帝感其言
 止數月遂封賢等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
 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
 日二日萬幾言有臣之人不可教慢逸欲但嘗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箕子戒
 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玉食害於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碎民用僭慝
玉食精好如玉也而汝也頗偏也僭不信也慝惡也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

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邪不正民
用僭差不一此君不繇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

躬履此道隆至成康
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成康之時德化隆盛也自是以

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
陵遲即陵夷也言其類替也至於臣弑君

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
忽忘也以致

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

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
言不費用故畜積也

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

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
此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
掖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

家勿使於眾人中謝也示平惡有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

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
見在之錢也

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

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
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
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專愛耽於

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

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

長榜死於獄榜笞擊也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

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

詩書尚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

向心也望為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綠綈

而已綈厚繒也其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帝哀之父即定

類類憂閔元元惟用瘠不足惟忘也以義割恩輒且止息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

賢治大第開門鄉比闕引玉渠灌園池玉渠官渠名在城東覆土

門使者護作護監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

安厨給祠具長安有厨宮道中過者皆飲食禱於道中故行

人皆得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

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三宮天子太賢家有賓

婚及見親詣官並共親戚相見也並共言百官分賜

及蒼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

動賈謂販賣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人稱也道路謹譁羣臣惶惑詔書罷

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

均等于吏民名日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奢僭放縱

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

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

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季氏將伐顛

見於孔子孔子以此言責之以其不規見也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

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

已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共疑狂者寵臣鄧通韓嫣

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卒終也

亂國忘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

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帝浸不說漸進也

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

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

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封晏傳裔嘉封還

詔書還謂卻上之天子也因奏封事諫帝太后曰臣聞爵

祿土地天子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言皇

天命于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諸侯王者代天爵人

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庶眾不服感動陰

陽其害疾自深言此氣損害故令今聖體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言帝意傾

所窺也主威已黜府藏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

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况已不作今賢散
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
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
死臣嘗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
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
食於三朝歲月日皆陰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
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
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
陰陽失節周謂誣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
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

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

于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

天下言帝能納諫則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

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憊數犯忌

諱唯陛下省察哀帝發怒下獄自效

後漢伏湛光武建武初為大司徒時幽州牧彭寵反

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滂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

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

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

王詢爾佻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

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較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廓間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交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忽也伏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可使極愚誠承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爲憂念帝覽其奏遂不親征

第五倫章帝永元初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

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白是維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着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較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維中者錢各五千越其較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陛下春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限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芥難爲意愛開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怪况乃以爲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

疏曰臣得以空虚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
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
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
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
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罕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
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取釁禁錮之人尤少
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
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
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
以酒也誠險趨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
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
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
臣之至所願也

袁安和帝初爲司徒時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
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繇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
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
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繇懼
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
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
之危懼安正色自若

丁鴻永元四年爲司徒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嘗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繇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

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炤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空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奏矣夫壞岸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

微則易救末則難人莫不忽於細微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爲左官外府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日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爲奸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改政救失以塞天意書奉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

魯恭爲司徒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淨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剛隱之實煩擾郡縣康

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
易五月始用事經日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
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
之况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饑流
冗今始夏百穀權與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
陽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
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
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于疫夫斷薄刑
者謂其輕罪已正不重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
爲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
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張禹爲太尉錄尚書享時和帝過密禹上言方諒闇

密靜之時不宜依嘗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

宜且以假貧民鄧太后后從之禹爲太尉永初四年

新野君病

鄧太后
母陰氏

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

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

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

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

體蒸蒸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

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爲宗廟社稷下爲萬

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

楊震永寧初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遂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繼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旣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空覽鏡旣往順帝之則書

奏不省延光中代劉愷爲太尉詔遣使者大爲阿母脩第中嘗侍樊農及侍中周廣謝憚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益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雨爲一連里竟街雕脩飾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輔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爲費巨億周廣謝憚

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污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諱咸曰財貨上流爲朝結議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

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諱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爲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嘗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諂

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所上轉有切至

張皓順帝時為司空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大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悟減騰死罪一等餘者司寇司寇二歲刑也諭作司寇因以為名

楊秉為太尉桓帝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行至南陽左右竝通奸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納百姓阜陶誠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議爵以貨成化繇此敗所以俗夫巷議曰駒遠近穆穆清朝遠近莫觀空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

陳蕃延熹八年為太尉中嘗侍蘇康管霸等後被任用遂排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復誠辭懇切帝不聽因

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按其罪雖經赦令而竝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嘗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竝坐髡鉗輸作左較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脩霸務爲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空先自整勅從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結扇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愴愴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加刑譴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

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
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竝蒙刑
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
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
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
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
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空割塞近習豫政之言
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
斥出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
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九年李
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臣聞賢明
之君子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亂故湯武雖聖而
與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繇此言之君爲元首
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諫較
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
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按或禁錮閉隔或死徒非所杜
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
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
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

感而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出言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災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倦倦無已故敷勅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楊賜熹平五年爲司徒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靈帝微行遊幸外苑賜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貞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爲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盤遊之荒政事

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踪而欲以望太平是繇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傲慢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拔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元和年間以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爲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爲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珉苑賜復上疏曰竊聞使者竝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爲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備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爲苑囿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園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以慰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等以爲無害遂令築苑

用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宰輔部 二百二十六

諫諍第二

魏王朗文帝時為司空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

冊子 宰輔部

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
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具
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恒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
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
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
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又孫
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文帝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
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
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
宜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
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
戒嚴臣恐與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通
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
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倣很殊無入志懼
彼輿論之未暢者竝懷伊邑臣愚以爲宜勅別征諸
將各明奉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優
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
戎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卽位朗
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
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恩詔屢布百姓萬

莫不欣欣臣頌奉使北行在反道路聞衆徭役其
 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晏之聽以計
 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是卑其宮室
 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其禦
 之疆禦兒吳界邊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

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
 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
 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內減大官而
 不受貢獻外省徭役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
 刑措孝武之所以能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

蓄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郵遠者畧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中興皆於金革畧寢之後然後鳳闕農闢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苑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

十子之祿以廣諸妃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
是以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此其
子孫之祿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衆寡
陛下既德祿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
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室
室以成王爲瑜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
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嘗說咸以十二爲限至
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徬而就時於
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
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祿於軒轅之五五而
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嘗苦被褥泰溫
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威
概若嘗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
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
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歆然無
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陳羣明帝時爲司空錄尚書事帝初蒞政羣上疏曰
詩稱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道自近始而化洽於天下自喪亂以來
干戈未戢百姓不識王教之本懼其陵遲已甚陛下

當盛魏之隆荷二祖之業天下想望至治惟有以崇德布化惠恤黎庶則兆民幸甚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真偽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後皇女淑薨追封謚平原懿公主羣上疏曰長短有命存亡有分故聖人制禮或抑或致以求厥中防墓有不修之儉贏博有不歸之魂夫大人動合天地垂仁無窮又大德不踰閑動爲師表故也八歲下塲禮所不備况以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爲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而乃復

自往視陵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但悉聽羣臣送葬乞車駕不行此萬國之至望也聞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或不知何故臣以爲吉凶有命禍福繇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爲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且繇吉士賢人當盛衰處安危秉道信命非徒其家以寧鄉邑從其風化無恐懼之心况乃帝王萬國之

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處
帝不聽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上疏曰禹
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
民少至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
上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且吳蜀未滅
社稷不安宜及其未動講武勸農有以待之今舍此
急而先宮室臣懼百姓遂困將何以應敵昔劉備自
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
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
慮之帝答曰王者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
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
又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毀是
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
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
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
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屬
若少留神卓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後
起德陽殿鐘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
羣臣曰鐘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
臣蓋爲百姓也今臣魯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

帝於是有所減省

華歆爲太尉明帝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
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
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
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
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敢而時動臣
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
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
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
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天下幸甚
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
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惟
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
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
哉諸將以爲不一採取無繇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
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怠所
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

吳陸遜爲丞相荆州牧都獲領武昌事時太子有不
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濞
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

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

陸凱爲左丞相時後主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暗莫敢忤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後主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爲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悞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方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吁嗟此非係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日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棄業天下

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聞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與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濫忍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確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沉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禪教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旣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

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宮既不
 民務行威勢所在搔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
 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下一息此輩矜哀孤
 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
 離羅網之網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
 先王之國存為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
 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
 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及幼
 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復聞織絡及諸徒坐乃
 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
 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於無妻者如此上應
 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
 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
 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
 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
 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佐時羣
 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
 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
 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措之
 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凱乃心公家義形於色

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皓所行彌暴凱知其將
 亡又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
 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於立政
 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
 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
 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
 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棄意意奢情至吏日
 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
 奢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
 嘗念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念陛下
 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
 俗與衆浮沉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
 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
 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
 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頻上事往往畱中不見
 省報於邑嘆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
 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
 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官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
 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胃而涕泣雨集也臣
 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人何所冀所以勤

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
白髮生於鬢膚黃者被於甲冑天下始靜幼主嗣統
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
公家空竭今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臣宜當畜
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庶
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征召四方非休國致治
之漸也臣聞爲人王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
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消亡
妖星移居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揚宋之
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官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
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修行之不義雖
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
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旣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
疑也爲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
下之象也臣下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
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
以爲宮室宜厚備衛非嘗大皇帝曰途虜游蒐當愛
育百姓何抑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繇不獲已故裁
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冠
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

尚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文之大皇帝
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陳壽從荆
來得凱所諫皓二十事曰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
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
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
不可徒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
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
之所致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緣德豈在宮乎
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車流離悲懼逆
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
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
爲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効今日之師
表也中嘗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
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
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
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
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
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彀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
步紫閣於或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
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

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兒民無妻者以妾
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
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繇妖婦幽厲亂在
嬖妾先帝鑒之以爲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
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
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繇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
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祚以來遊戲後宮眩惑
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
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
民充好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士被衣
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
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
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丰筭小吏先帝之所棄而
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
醇釀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僚庶尹並展所陳而
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
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
昔漢之桓靈親近官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康
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禁
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

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
 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
 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
 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
 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
 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
 次也三者姑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
 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
 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
 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
 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効今之戰士供給
 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夫賞以勸功罰
 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
 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為
 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
 帝時交趾反亂實繇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
 帝十七也夫較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一
 錢欽彞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從吏言事
 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
 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蒞政無幾徵召遷轉迎

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嘗留心推案是以獄無寃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人之罪願陛下留意按陳壽云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後主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

晉裴頤爲尚書左僕射領侍中惠帝時陳準子匡韓蔚子嵩竝侍東宮頤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雋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有光闡遐風之弘理也

張華爲司空時賈后欲廢太子惠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嘗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頤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賈后知華等意堅乃表乞爲庶人帝可其奏其

南齊王儉爲右僕射太祖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司徒褚淵及叔父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與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嘗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卽悅况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旣昭龍衮瑤珥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莫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騫豈靜處之方且夫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昏自可隨

宜修理以合制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帝手詔酬納

後魏源賀爲太尉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進言不可賀又進言曰陛下今欲外選諸王而禪位於皇叔者臣恐春秋蒸嘗昭穆有亂脫萬世之後必有途饗之譏深願思任城之言帝從之穆亮爲司空領太子太傅孝文將自小平泥舟幸石濟亮諫曰臣聞垂堂之訓振古成規於安思危著於周易是以馮險弗防沒而不弔匹夫之賤猶不自輕况萬乘之尊含生所仰而可忽乎是故處則深宮廣

屢行則萬騎千乘昔漢帝欲乘舟渡渭薛廣德將以首血汗車輪帝乃感而就橋夫一渡小木猶尚若斯况洪河浩汗有不測之慮且車乘繇人猶有奔逸致敗之害况水緩急非人所制脫難出慮表其如宗廟何帝曰司空言是也

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神龜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利之下祇心佛圖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防徨竊謂未可案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策畫失於廟堂大人廢於厥野

漢書文帝欲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汗車輪樂正子春魯參弟子亦稱至孝固自謹慎堂基

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萬一差跌千悔何追禮畢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祭祀神明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加彫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衆異心若而

一人之身嘗盡誠潔豈左右臣妾各竭虔仰不可
 獨昇必有扈侍懼或忘慎非唯飲酒茹葷而已風塵
 暴興黃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
 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北
 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
 能逆尅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自昔深
 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瑩悽慟入門聳慄適墓不
 登隴未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
 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龕
 室千萬惟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

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
 擬恭敬拜跪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
 躬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縱使京邑士
 女公私奏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
 競慕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重實
 輕根動實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月乘峻極旬御層
 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彫絢漸起紫山
 華臺即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風靡之化因立
 制防班之條限以遏囂汗永歸清寂下竭肅穆之節
 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

博歟九月靈太后幸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
 親幸嵩高往還累宿鑿遊近甸存省民物誠足為
 雖漸農隙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為珠玉遺棄
 莫不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選競騫
 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
 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轅關峭嶮山路
 聖駕清道當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霜露出入
 途越數百飄暴彌日仰虧和豫北廟上靈容或
 億兆下心實用悚慄且藏蟄節遠昆蟲布列
 類盈於川原車馬輾蹈必有殘殺慈矜好生
 惻誠恐悠悠之議將謂為福與罪厥役困於
 牙窘於貨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厨兵幕士衣履
 敗晝暄夜凄罔所覆藉監師驅捶泣呼相望霜
 災所在不稔飢饉荐臻方成儉敝為民父母所
 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此行
 近及遠交與怨嗟伏願遠覽虞舜恭已無為
 易不出戶牖罷勞形之遊息傷財之駕動循典
 諸執儀委司責成寄之耳目人神幸甚朝野
 太后不從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
 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
 據於

德依於仁遊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文
 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惟主男子不及婦人則古
 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宣教九宗故可秉
 道懷德率禮遵仁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考羊嬪蔡
 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臨朝闡化肅雍
 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明和風溢於區宇因時
 暇豫清暑林園遠藐姑射眷言矍相弦矢所發心中
 正鵠威靈遐暢義震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
 不遊吾何以休不窺重仍安見富美天情冲謙動容
 祇愧以為舉非蚤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

輔相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

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俾未聞息鬯挾之勞納閑
 拱之恭願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類幸王公
 第宅光表諫口禮記云諸侯非問病弔喪而入諸臣
 之家是謂君臣為諱不言王侯夫人明無適臣家之
 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
 陳宋齊之女竝為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
 士大夫許嫁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
 馳竹竿所為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
 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
皆綴之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翼居任城王第
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
罄竭時羞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
接對不憇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
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掖跋涉袍甲在身蒙
塵曝日渙汗流離致時飢渴殮飯不贍賃馬假乘交
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或其事也伏惟
皇太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
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繇真固非
俟虛隆紆屈鑿駕降臨闔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
首之羞欣遇義年青矜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
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宏孰能若斯者哉
魏元以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
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行動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爨
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
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
樂爲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
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
輕陳狂瞽分貽憲法孝明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鷲鳥

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
卽詩所謂有鷺在梁解云禿鷺也貪惡之鳥野澤所
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鷓鴣集于靈芝
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
尉華歆繇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
人以爲不善是以張璠惡鴿賈誼忌鵬鷓鴣斃集而
去前王猶爲至誠况今親入宮禁爲人所獲方被畜
養晏然不以爲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饕餮之禽
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
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爲
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公醜形惡聲
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鳩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陛下學
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
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
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願養神性孝明覽表大悅卽棄
之池澤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幸輔部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彝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三百二十七

諫諍第三

唐戴胄為民部尚書參豫朝政貞觀五年太宗將修
復維揚宮上封事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
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清
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惟

知耳目之近不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彊丁並從戎旅重以九城作役餘力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雖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餼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以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絹帛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盡帑藏其虛且雒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

太宗甚嘉之

魏徵貞觀中爲秘書監參掾朝政長樂公主文德皇后之所生太宗時所鍾愛及將出降勅所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諫曰不可昔漢明帝將封其皇子曰朕子安可與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陽前史以爲美談天子姊妹爲長公主子爲公主旣加長字卽是有所尊崇或所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帝然其言太宗幸九成宮有宮人還京憇於漳川縣之官舍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繇靖等何爲

靖而輕我宮人邪卽令案驗漳川官屬等微諫曰
 等陛下心膺大臣宮人皇后掃除之隸論其委付事
 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去歸來陛下問
 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
 也至於官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官
 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其
 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七年遷侍中太宗令
 魏王泰入居於武德殿徵上疏奏曰伏見勅旨令魏
 王泰移居武德殿此殿在內處所寬閑參軍往來極
 爲便近但魏王旣是愛子陛下嘗欲其安全每事抑

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此殿便在東宮之西海
 陵昔居時人以爲不可離時殊事異猶恐人之多言
 又王之本心亦不安息旣能以寵爲懼伏願成人之
 美明早是朔日或恐未得面陳愚慮有疑不敢率意
 輕干聽覽追深戰慄太宗納其言後爲特進知門下
 省事十一年三月上疏曰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
 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
 明於日月本枝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
 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
 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區宇甲兵彊盛三十餘年風行

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有彼
 帝豈惡天下之化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
 就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慾壑
 物而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
 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
 讒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
 相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
 之手子孫殄滅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
 危溺入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
 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
 矣奇珍異物盡取之矣姬妾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
 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
 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
 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為
 而治德之上也若以成功不毀即任其舊除其不急
 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柱棟參玉砌以土階悅以使人
 不竭其力嘗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
 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愼厥終忘
 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
 之侈弊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

思止足八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之矣譬之
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揣測也
後廟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
害必生災害旣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旣作而能以身
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百之祚貽厥
孫謀禱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四月又上疏曰
臣聞求未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
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
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雖在下愚知
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
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
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來
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
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
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
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旣得志則
繼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
路雖董之以嚴刑振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
恭而心不服怨不在天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
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
冲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之下百川樂樂遊則思
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
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爵所加則思
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
思弘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
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
在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
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
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五月又上疏曰臣聞書曰
明德慎罰惟刑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
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
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
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
隆康哉之詠斯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
伏無遠不致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本
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
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疎貴重而輕賤者也今之
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或輕重繇乎喜怒
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

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癥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政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刻薄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臣下之頗僻猶莫能止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遂忘先災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瞻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見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原聖明之所臨炤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較今時之百姓度長絜大曾何等級然隋氏

以富彊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
 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
 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塗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
 安不思危理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
 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無亡所以甲
 兵屢動徭役不息至于將受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
 所繇也可不哀哉夫鑿形之美惡必耗於止水鑿國
 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又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
 氏以為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
 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
 慾以從人省遊畋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
 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倖杜悅耳之邪說并甘口之
 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
 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念已
 待物思勞謙之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
 和出言而千里思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
 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
 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
 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

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不深
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
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
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七月又上疏曰臣聞為國之
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
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
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
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
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
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
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
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
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
義未益博者何哉繇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
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繇來者漸非一
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
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
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
夫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奸者為至公謂

彊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謗謂之為朋黨雖忠
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彊直者畏擅
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
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熒惑視聽鬱
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
家蓋謂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惡揚
人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與
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則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
不至今將求致化必委之於君子事苟有得失或訪
之於小人其待君子則敬而疎遇小人必輕而狎狎
則言無不盡疎則情或不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
罰加於君子實興喪之所在亦安危之所繫可不慎
哉此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
士行之與污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不可得也夫中
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
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宄承顏順旨其為禍患
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
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須無妨於正道
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
矣復慮其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

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得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盈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饒問倫曰鼓之嗇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乎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闕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須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彊不息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

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十二年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太宗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魏徵進曰自古迄茲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爲君也然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輕我子邪徵曰殷家尙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覲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深慎於是遂可珪奏先是帝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錢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以立可汗爲名可汗未定卽詣諸國市馬不爲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諸蕃聞之以爲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里師行五十里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劔者馬以駕鼓車劔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爲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於此事欲爲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

臣曰守天下難易微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爲難微曰觀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怠恃安樂而思寬怠言事者惟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爲難

長孫無忌貞觀中爲司徒太宗旣立晉王爲太子又欲立第三子吳王恪無忌固爭以爲不可太宗曰公豈以非已之甥而有疑慮此子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也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王也且舉棊不定前哲所誠儲佐至重豈宜數易惟陛下審思之太宗乃止

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貞觀中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殺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郕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人君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

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厥篚納弑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太宗旣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邊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較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葡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所以租及六畜筭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竝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以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卽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旣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遇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傭業

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
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涉磧千里
冬風冰烈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
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
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
雷擊繇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心腹彼高昌者他人
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
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
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吐
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事而誅之
旣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環生畏威慕
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載
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旣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
永世二十年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太子居絕
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周世問安三至
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
男子十年出就外傳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
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
况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間之
庶事適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

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
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欣旣云
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
離膝下嘗居宮中休傳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茂如且
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
愛或生憊伏願遠鑒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
階漸嘗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
天下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遂良前後諫
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採納高宗永徽中爲右
僕射六年高宗將廢王皇后帝退朝後於別殿召太
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勣稱
疾不至無忌等將入遂良曰今者多議中宮事遂良
欲諫何如無忌曰公但極言無忌請繼焉及入高宗
難發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莫大之罪無過絕嗣皇
后無子今當廢立武士護女如何遂良進曰皇后是
先帝爲陛下所娶伏奉先帝無憊婦德先帝不豫親
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新婦今以付卿陛下
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憊失恐不可
廢愚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帝不悅而罷
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

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武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儻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則敗亂之端自此始也伏願再三思審臣今上忤聖顏罪合萬死但得不負先帝則其從鼎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首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之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大臣有罪不加刑遂良繇是貶潭州都督

于志寧永徽初爲侍中時雒陽人李弘泰坐誣告太子長孫無忌詔令不待時而斬決志寧上疏諫曰伏願陛下情篤功臣恩隆右戚以無忌橫遭誣告事雖是虛欲戮告人以明賞罰一以絕誣告之路二以慰勳戚之心又以所犯是真無忌便有破家之罪今告爲妄弘泰宜戮不待時且真犯之人事當罪逆誣謀之類罪惟及身以罪較量明非惡逆若欲依律合待秋分今時屬陽和萬物生育而特行刑罰此謂傷春竊按左傳聲子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也又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殺孩蟲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又漢書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道天道之大者陰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

主殺而德主生陽嘗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
嘗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
不任刑也伏惟陛下纂聖昇祚繼明御極追連胥之
絕軌蹈軒頊之良規欲使舉動順於天時刑罰依於
律令陰陽爲之式序景宿於是無差風雨不愆雩禱
輟祀方今太簇統律青陽應期當生長之辰施肅殺
之令伏願覽迴聖慮察古人言儻蒙垂納則生靈幸
甚疏奏帝從之是時衡山公主欲出降長孫氏議者
以時旣公除合行吉禮志寧上疏口臣聞明君馭曆
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諠梅之佐所以堯詢
四岳景化洽於區中舜任五臣懿德被於無外左有
記言之史右立記事之官大小咸書善惡俱載著懲
勸於簡牘垂褒貶於人倫爲萬古之範圍作千齡之
龜鑑伏見衡山公主出降欲就今秋成禮竊按禮記
云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鄭玄云
有故謂遭喪也固知須終三年春秋云魯莊公如齊
納幣杜預云母喪未載暮而圖婚二傳不譏失禮明
故也此卽史策具載是非歷然斷在聖情不待問於
臣下其有議者云準制公除之後須竝從吉此漢文
創制其儀爲天下百姓至於公主服是斬縗縱使服

隨例除無宜情隨例改心喪之內方復成婚非惟違於禮經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寶位臨統萬方理惟繼美義軒齊芳湯禹弘獎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此事行之苦難猶須抑而守禮况行之甚易何容廢而受譏此理有識之所共知非假愚臣之所說也伏願遵高祖之令軌畧孝文之權制國家於法無虧公主情禮得畢於是詔公主待三年服闋然後成禮

韓瑗永徽中爲侍中高宗特號武氏爲宸妃瑗與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竊以爲不可帝乃止及褚遂良左遷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主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其苦口之義發揚大化裨益洪猷垂令譽於將來揚休聲於不朽者也伏以褚遂良運偶昇平道昭前列束髮從官方淹累稔趨侍階陛多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憊嘗觀勤勞之效加以竭忠誠於早歲罄直道於茲年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於皇朝豈專方於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遏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

一德無二千古凜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嘗懷此心未敢聞奏且萬姓失業肝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寧得過差况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岫黎咸嗟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惻蓋欲推陛下之德先於堯舜懼陛下之過塵於史冊而乃深遭厚謗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恙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款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好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邪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但恐諛佞之輩蒼蠅黠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綱紀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清泰忽不懼亡國之迹而驅逐舊臣乎伏願違被覆車以收往過垂勸戒於事君則羣生幸甚竟不納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幸溫泉較獵諸蕃獸長亦持弓矢而從元超以爲旣非族類深爲可虞上疏切諫帝納焉

張文瓘龍朔中爲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初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又征討四夷廐馬萬餘疋倉庫漸虛文瓘進言曰臣聞制理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嘗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之於既危之後昔秦皇漢武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在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深納其言於是減廐馬數千疋賜文瓘贈錦百段累遷侍中高宗將發兵以討新羅文瓘疾病在家輿疾入見諫曰比爲吐蕃犯邊兵屯寇境新羅雖未卽順師不內侵若東西俱事征伐臣恐百姓不堪其弊且偃兵修德以安百姓帝從之

郝處俊咸亨中同東西臺三品時有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修短有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蠻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羅門僧那羅邇娑婆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年神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時議者歸罪於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爲懷化大將軍不

其藥

裴炎則天臨朝拜中書令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追
守父祖爲王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
子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之事不可追王祖爾以示自
松且獨不見呂后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太后曰呂氏之王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
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
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久視元年將造大像用功數百
萬令天下僧尼每人日出一錢助成其事仁傑上疏
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妄溺
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主善非爲塔廟必欲崇
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况其奢今之伽
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繪盡工寶玩殫於綴飾裏
材竭於輪奐功不使鬼必在使人物不天來終須地
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
奉嘗苦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榻
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
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誑誤左人里陌動有經
坊闡闡亦立精舍化誘所急切於宮徵法事所須費

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磴莊園數亦非少選
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簡較已
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
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徃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
拾施無限及其三淮浪沸五嶺煙騰列利盈衢無救
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以來風塵
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創痍未復此時
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
而以勞費爲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像容旣廣不可
露居覆以百層尙憂未遍百餘廓宇不得全無又云
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何謂盡忠臣今思惟
兼採衆議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
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
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
田疇自然棄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何以
取給况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
有難將何救之遂罷其役

王方慶爲鳳閣侍郎知政事則天嘗幸萬安山之王
泉寺以山逕危懸欲御腰輦而上方慶諫曰昔漢元
帝嘗酌祭廟出便門御樓船光祿勳張猛奏曰乘船

危就橋安元帝從橋卽前代舊事今山徑危險石磴曲狹上瞻駭目下視寒心比於樓船安危不等陛下蒸民父母奈何踐此畏塗伏望停鑿駐驛則天納其言而止

姚瑋則天時爲納言九鼎初成制令以黃金千兩塗之瑋進諫曰夫鼎者伸器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光彩輝煥錯雜其間豈待金色方爲炫耀從之又石國使請獻獅子瑋上疏諫曰獅子猛獸惟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旣難得極爲勞費陛下以百姓爲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蓄漁獵惣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鰥飛蠢動莫不咸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至理必不然矣疏奏遽停來使

李嶠爲成均祭酒平章事長安未則天時造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畧曰臣以法王慈憫菩薩扶持唯擬饒益衆生非要營修土木伏聞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索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者衆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糶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貫濟得一

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亭毒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閩縣事 臣曹鼎臣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諫諍第四

唐桓彥範神龍初為侍郎嘗表論時政數條其大略曰昔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理亂之端也故皇英降而虞道興任姒歸而姬宗盛桀奔南巢禍階妹嬉魯桓滅國惑以齊媛伏見陛下每

臨朝聽政皇后必施帷幔坐於殿上豫聞政事臣愚
歷選列辟詳求往代帝王有與婦人謀及政者莫不
致破國亡身傾軛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
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繇是古人譬以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豫
於國政也伏願陛下覽古人之言察古人之意上以
社稷為重下以蒼生在念宜令皇后無往正殿干豫
外朝專在中宮聿脩陰教則坤儀式固鼎命惟永又
曰臣聞京師喧喧道路籍籍皆云胡僧慧範矯託佛
教詭惑后妃故得出入禁園撓亂時政陛下又輕騎

微行數幸其室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嘗聞興化致

理必繇進善康國寧人莫大棄惡故孔子曰執左道

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範之罪不殊於

此也若不懲誅必生變亂除惡務本去邪勿疑伏願

天聰早加裁貶疏奏不納時有墨勅授方術人鄭普

思祕書監葉淨能國子祭酒彥範若言其不可帝曰

旣要用之無容便止彥範又對曰陛下自龍飛寶位

處下制云軍國政化並依貞觀故事昔貞觀中嘗以

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為祕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

至如普思等是方伎庸流豈足以比蹤前烈臣恐物

所符元龜

議謂陛下官不擇才濫以天秩加於私愛惟陛下少加慎擇帝竟不

蕭至忠神龍初為中書令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

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冉祖雍奏言安

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

付制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

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

廟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

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太

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

冉祖雍等所奏成是構虛中宗深納其言而止景龍

中上疏陳時政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求

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才則厥

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繇於

此項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異多非德進皆

因依貴要互為紛飾苟得是務曾無遠圖上下相象

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

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

則公議不得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

門開而正言路塞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消月浚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官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必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則至公之道不虧私恩之情無替良吏直筆將爲美談于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纖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隴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

而官爲匪人欲求其理實亦難遂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並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遽相囑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徠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式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韃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榮班不任其才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貴惜爵賞審量才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于樞近退小人于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貞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

居外職者非直抑彊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
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尊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以
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
寧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乂安疏奏不納

張說光天二年爲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冬爲溱寒胡
戲中宗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
說上疏諫曰臣聞韓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
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况天朝乎今外蕃請和選使
朝謁所望節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
焉知無駒支之辨繇余之賢哉且溱寒胡戲未聞典
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
禮褻類齊優恐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拆衝之道願擇
芻言特罷此戲玄宗納之自是此戲乃絕

宋璟開元初爲侍中時開府儀同三司王仁皎率及
將築墳餃子駙馬都尉守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
謹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頌請一依禮式帝
初從之翼日又命准孝謹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誠厚葬實君子所非
古者墓而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迷之際則不
以禮制爲思故周孔設齊斬總免之差衣衾棺槨之

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官若以爲言則此理故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者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嘗式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一同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妹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旣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與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

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

位擅作鄧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

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恐今之所載豫作紀綱情旣

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所

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間人

迺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

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

無人百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

已屢以上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

區穀光竹素倘中官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卽准

冊符元龜 宰相部 卷之三十三 六

令一品合陪陵塋者墳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卽極是高下得宜帝謂璟等曰朕每事嘗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齎綵練四百匹分賜之

張鎰至德中平章事時有供奉僧內置道場晨夜念佛動數百人嚴于禁外鎰知之奏曰臣聞天子脩福當在安養含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也肅宗甚然之

張鎰建中年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時故尚父郭子儀子婿太僕卿趙縱家奴當千發縱陰事縱下御史當千下於內侍省於是鎰上疏諫曰伏見趙縱爲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聖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其主者皆不須受便令斬決繇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旣正悖亂之漸不生焉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

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鷄得罪因婢愚賤之輩
悖慢成風主反用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決
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准鬪競律諸奴婢告主
非謀叛已上者同首法並准律處分自此奴婢復順
獄訴稍息今趙縱事非叛逆奴實奸兇奴在禁中縱
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
人臣之位莫高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聳前
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纔
經數旬連罪三聳錄勲念舊猶或可容况在科程本
宜宥免陛下方討群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

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
朝背違不與衆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
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
輔弼斯事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於是
帝以縱所告雖重左貶而已當千杖殺之鑑乃令召
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奴示之

姜公輔興元初爲諫議大夫平章事從德宗至梁州
唐安公主卒帝憐而厚葬之公輔諫以爲不久克復
京師必將遷主喪以歸今方蒙塵于外兵士闕乏不
如薄葬帝不納

權德輿元和初平章事時運糧使董溪于臯暮盜用官錢詔流嶺南行至湖外密令中使皆殺之他日德輿上疏曰竊以董溪等當陛下憂山東用兵時領糧料供兵重務聖心委付不比尋嘗敢負恩私恣其賊犯使之萬死不足塞責弘寬大之典流竄太輕陛下合改正罪名兼責臣等踈畧袒詔令以下四方聞知不書明刑有此處分竊觀衆情有所未諭伏以自陛下臨御以來每事以誠實與天地合德與四時同符萬方之人沐浴皇澤至如于董所犯合正典章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卽人各懼法人各謹身臣誠知其罪

不容誅又是已過之事不合論辨上煩聖聽伏以陛下德聖天姿度越前古頃所下一詔舉一事皆合理本皆順人心伏慮他時更有此比但要有司窮鞠審定罪名或致之極法或使自盡罰一勸百孰不其心巍巍聖朝事體非細臣每於延英奏對思陛下求理之言生逢聖明感涕自賀况以愚滯朴訥聖鑒所知伏唯怨臣迂踈察臣丹懇

李吉甫元和中華章事京兆尹元義方奏故永昌公主准禮合起祠堂請其制度初貞元中華陽義章二公主墓所皆造祠堂一百二十間費當數千金至是

監護使啓其制憲宗時令義方減舊制之半吉甫奏曰伏以永昌公主稚年夭枉舉代同悲况於聖情固所鍾念然陛下猶減制造之半示折中之規昭儉訓人實越今古竊以祠堂之設禮典無文蓋德宗皇帝恩出一時事因習俗當時人聞不無竊議昔漢章帝時欲爲光武原陵明帝顯節陵各起邑屋東平王蒼上疏言其不可東平則光武之愛子明帝之愛弟賢王之心豈惜費於父兄哉誠以非禮之事人君所當慎也今者依義陽公主欲起祠堂恐不如置墓戶以充守奏從之

李絳元和中平章事憲宗謂宰臣曰朕讀聖祖玄宗實錄見開元致理及天保衰亂事出一主而興替頓殊何也絳對曰臣聞理生於危心亂生於肆志玄宗自天后朝出居潘邸嘗蒞官守接時賢於外知人事之艱難臨御之始得姚崇宋璟任之二臣者皆忠正上才動以致君堯舜爲心玄宗亦乘思理之初勵精聽納故當時賢能在位左右前後皆尚直誠是以君臣交泰內外寧謐開元二十年以後泊于天寶李林甫楊國忠爲相專引柔佞之人居于要劇苟媚於上不聞直言嗜慾轉熾國用不足奸臣說以興利武士

說以開邊天下擾動奸盜乘隙遂至兩都覆敗天下沸騰乘輿播遷幾至難復蓋小人啓導縱逸生驕致之也至今兵宿兩河西疆削盡厖戶凋耗府貨空虛皆繇天寶喪亂以至於此安危理亂實係時主所行陛下思廣天聰親覽舊史垂意精贖鑒于化源實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慶悅伏望每以旣往得失用爲元龜擇善去弊必臻至理帝泫然之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疏絳曰居嘗相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翼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事此是教坊罪過不喻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以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工樂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如此事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崔群元和未平章事憲宗嘗謂宰臣曰朕讀玄宗實錄見開元初銳意求理至十五六年則似稍懈至開元末又似不及中年其故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生長

人間身經屯難故卽位之初知人疾苦躬恤庶政有
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張嘉貞李元絃杜
暹韓休張九齡皆孜孜守正以故稱理其後承平日
久安於逸樂漸遠正士而近小人宇文融以聚斂增
上心李林甫以姦邪惑上志而終之以揚國忠故及
於亂今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是乃社
稷無疆之福也時皇甫鎛以譖刻欺弊在相位故群
以是詞諷焉

李程長慶末平章事敬宗卽位帝旣富有春秋畋獵
之暇好治宮室嘗命爲別殿以新晏遊及龙徙藏事

功用至廣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
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
工役之費迴奉陵寢乃勅度支所進脩造屋宇木石
一物以上宜付山陵收管仍令般送陵所便充造作
程兼請置侍讀學士帝皆嘉納

李逢吉寶曆中平章事敬宗自臨御以來嘗欲東幸
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
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
必不擾百姓逢吉等頓首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
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

存巡省遊幸固有嘗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爲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搖動伏乞陛下上爲宗廟下爲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非唯臣等幸甚上竟不聽乃命員外郎盧貞檢計人情大擾雜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百倍執事相繼獻疏亦並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上曰群臣皆云不合去若如卿言卽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諫乃罷

裴度寶曆中平章事以敬宗坐朝稍稀上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遍坐朝天下人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直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惴懼今自兩月以來入閣及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諮稟睿謀者有所壅滯陛下稍示憂勤乘涼數座廣加延問使得盡誠俄又以帝坐朝稍晚上疏曰伏以願養聖躬

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寢興有常四體惟和萬壽可保謹按道書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陽煖今陛下憂勤庶政親覽萬幾每欲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之間則當炎赫之際雖日晏忘食不憚其勞仰瞻旒扆亦以煩熟臣等已曾陳論竊望聽納不勝懇迫之至

鄭覃開成初平章事文宗因與宰臣論詩句工拙覃諫曰臣聞詩者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厥後以五字爲句起於降將之篇皆斐然狂簡未得聖裁不足爲帝王耽翫夫小雅大雅或美或刺皆國人所作非帝王自爲是以王者採詩考其風俗不當効國人之言志也故陳后主隋煬帝皆工章句不知王業大端願陛下不取也

李德裕大中平章事時文宗欲以李訓爲諫官德裕諫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跡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文宗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議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帝乃顧王涯商量所與一官乃授四門助教

後唐盧文紀清泰初平章事上疏諫曰臣聞事君盡忠孔子激揚於直道無功受祿周書譏諷於曠官敢因災沴之時輒貢傾輸之懇臣伏見比年以來朝廷多故人事則兵喪禍亂天時則水旱虫霜若非陛下拯溺救焚移灾作福則生靈受弊宗社何依今則區宇甫安人神胥悅但以自夏愆陽及秋霖雨雖勞聖力過切闕傷益屬當否數之辰尤費消禳之力雖民斯鮮福亦天道使然爲君之難實見於此臣聞沉潜剛克高明柔克是君宜執柔以御下臣當剛正以報君則冀上下和平君臣訢合臣思德宗初置學士本不以文翰是供益獻納論思朝夕延問至於給諫進補之職是日諫官曰請諫紙時政有失無不極言陛下聽政之餘時召學士諫官詢謀政道俾獻謹言明書黜陟之科以責語言之効書云又時暘若肅時雨若以洪範言之係於君德臣請嚴禋於宗廟社稷精禱於岳瀆神祇進忠良退不肖除寇盜恤惻癯慎刑章明舉選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王道砥平無偏無黨中外除改請守舊規長興四年以前勅命繁碎者請重選擇如新勅不及舊章便請却依前代如舊章不如新勅便釐革施行倘不阻於奏陳庶漸臻於

體詔曰盧文紀早踐班行迭更顯重動惟稽古言
為時當朕求治之初首居輔弼之位能竭事君之節
以申報國之勞引經義而究其本根合時事而先於
條貫請宣學士兼召諫臣言陰陽序理之端人事調
和之本又嚴脩祀典精事神祇宜令有司依奏虔潔
所云進忠良而退不肖除寇盜而恤悖戾雖責在朕
躬亦資於調燮刑法舒慘宜令大理寺御史臺明甚
詳讞勿至寃誣選賢退愚宜令三銓選部精覈慎選
所異得人新舊制勅宜令御史臺與三司官負詳
以聞

周馮道初仕後唐明宗時平章事長興初帝御中興
殿道奏曰陛下官中無事遊幸近郊則可矣然則御
馬涉歷山險萬一馬足蹉跌則貽陛下之憂臣聞千
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彼千金百金
之微細尚猶惜其身保其產而况富有四海貴為天
子自輕於彼千金百金之子哉願陛下居安慮危動
存戒慎上歛容謝之退令小黃門至中書勅道錄奏
所對垂堂語道因註其說以聞四年帝對宰臣曰諸
州鎮數上言有螟蝗民力尚貧將來何以得濟道奏
曰天災流行古今嘗所不免自陛下臨御八年七年

豐稔今歲聖躬違裕歲亦微灾乃知九州四海民之
消長繫陛下一人之運也雖然歲小饑不足煩聖慮
所願王裕和平生靈慶賴乞陛下寢膳之間動留訓
衛道因指御前菓食曰如食桃不康翼日見李而思
戒可也禮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陛下幸思而
戒之初帝因御幸暴得風虛之疾道不敢斥言因奏
事諷悟帝意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旣寧縣事 臣孫以敬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任職 兼領 奉使

任職

夫百器周用陶甄之工也大川攸濟舟楫之利也是
知寅亮衮職財成景化民具爾瞻其任重矣中古而
下賢英間作乃有敷五教叙九功撫四夷親百姓總

緝綱領彌縫闕漏致主於垂拱濟俗於仁厚非夫體道仁正暢達物理不將迎於去就不吐茹於剛柔靖恭秉直獻替爲任苟思自固疇克用又至於叅决獄訟執操利病隨時適變允資餘办書曰懋德克勤詩曰不懈于位皆斯之謂也

周周公旦自武王卽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及相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牧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皆說

召公奭成王時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决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

鄭桓公友幽王時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洛之間人便思之子武公亦爲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詩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司徒

之秩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昔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得其宜

漢蕭何初爲漢王丞相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

何常與關中卒輒補闕上以此專任何關中何謹守
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

霍光昭帝時為大司馬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
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句

奴向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
酒權而議鹽鐵矣

魏相字弱翁宣帝初即位為丞相帝始親萬機厲精
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

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既觀國家故
事文觀前人
所奏便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
直之章

條漢事與已采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
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勅掾史按事郡國及休

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
郡或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

政帝皆重之
于定國為丞相貢禹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言與定
國不同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天子皆可
定國所言
翟方進為丞相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綠

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
後漢趙熹為衛尉行太尉事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

身立朝未嘗懈惰

杜林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

陳寵爲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爲任職相

胡廣字伯始太傅錄尚書性温柔謹素嘗遜言恭色練達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氣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楊秉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内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

獄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乘勢而今枝葉

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

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

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侯各實覈所部應

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兼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

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

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千餘人或死免天下莫不肅

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爲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

餘人帑藏空虚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爲池

澆灌釁穢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

計吏無復留拜者

劉矩延熹四年為太尉與司空黃瓊司徒种暭同心
輔政號為賢相

王允初平元年為司徒會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
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
上又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
允有功焉

蜀諸葛亮為丞相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
治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吳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

能所任心無適莫

滕喬與諸葛恪俱輔政恪伐魏以喬為都下督掌統

留事喬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一云喬罷任彌高接

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

晉裴秀為司空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
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李喬為尚書令武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喬為
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

庾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怛然
冰兄亮既固辭不入眾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

不舍夙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繇是朝野注心咸曰
賢相又隱實戶口科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

宋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
之望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

南齊褚淵爲司徒尚書令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
從納禮遇甚重

梁何敬容大同中爲尚書令侍郎參掌朝政機密敬
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
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
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廵頗有輕薄才因

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
北齊白建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多才
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與唐邕俱以典
職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年臨幸徵詔
差科責成州郡大藩寮位爰及守宰諮承陳請趨走
無暇

唐邕爲尚書令性識明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
兵機是時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強弱多少番代往還
及器械精粗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
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

合大有裨益

楊愔為左僕射徙尚書令愔居端揆擢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已後文宣喪德維持營救實有賴焉

隋高頴為僕射與納言蘇威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治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煬帝重其才親禮愈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叅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數百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閣之後始召

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緡無所遺謬其精密如是

唐房玄齡為尚書左僕射既摠百司屢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明達吏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杜如晦為尚書右僕射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及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岑文本為中書令征遼之役凡所支度一皆委之賴運甲兵並自料配算不去手文簿盈前寄深慮遠神用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

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俄遇暴疾須臾卒

侯君集為吏部尚書參議朝政君集綜衡流定考課出為將領入豫許謨有當時之譽

杜淹為御史大夫判吏部尚書參議朝政當塗用事法令明肅為人所稱

郭正一為平章事又在中書明習舊事凡有制勅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

姚崇為中書令宋璟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崇及璟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

平允委用廉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為復貞觀永徽之政也景雲二年出崇為申州刺史璟為楚

州刺史韋安石為侍中自是之後安石與李日知用事官僚繁冗綱紀不振時議思姚宋焉先天初即位

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于吏道斷割不

滯

張嘉貞為中書令敏決敏速善於敷奏

崔祐甫大曆末為相謀猷啟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為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

任職

楊炎建中初為相出內庫錢帛付之有司以制國用
行兩稅法救時之弊頗有嘉聲

趙退翁貞元中與賈耽盧邁二人為相耽邁各有故
退翁獨對延英開陳理體言求賢審官等數事德宗

嘉納其言自是特蒙恩顧
陸贄貞元中為相精於吏事參酌裁斷不失錙銖政

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
之

裴垪作相請旌別淑慝杜塞蹊徑齊整法度考課吏
理帝皆垂意聽納

李吉甫元和中自淮南節度使再入相請減省職員
並諸色出身胥吏等及量定外官俸料時以為當

李石開成初與鄭覃同平章事三月中因奏事於紫
宸殿時方之雨文宗曰麥苗得未損否石曰春澤之

時亦未至損自赦書頒行遠近皆已來賀未見有依
節文處置事上聞者臣即進條目伏望省覽此者下

令不曾及時今條奏赦書中十一件事最切臣欲提
舉令其必行鄭覃曰朝廷法久不行殊宜惕厲石曰

度支每年有十人合有得官臣悉令各守公事留其
舊人就加酬獎十年間免一百人入任

後唐任圜拜平章事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絕倖門
官俸入爰為孔謙減折以廷臣為國家之羽儀故
假班行禁其虛佑欲致恭於儒道朞月之內庫府充
贍朝廷脩葺軍民咸足憂國如家

皆桑維翰為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揚光遠景延廣
俱為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
不屈而服之

漢蘇逢吉自河東節度判官拜平章事從高祖至汴
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已任參決處置並出胷臆
雖有當否而事無留滯

王章隱帝初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判是時契
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克與周太祖史弘肇
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

兼領

夫兼領之職出於人主之意初無定制或以司徒領
著作或以僕射領太子太傅或領使或遙領或兼知
或兼判云

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
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武帝詔苞
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聽

取主管更練事業者
張華爲司空領著作

荀顛爲侍中太尉武帝詔曰顛溫恭忠允志行純脩
博古洽聞耆艾不怠其以公兼太子太傅侍中太尉
如故

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

賈充爲太尉行太子太保

魏舒爲司徒署兖州中正

劉寔爲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

石鑒爲司空領太子太傅

南齊王儉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尋遷左僕射領太子詹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
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七年改領中書兼參選
事

唐長孫無忌爲司徒太宗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
子加無忌太子太師兼檢校侍中

房喬爲司空貞觀十七年四月立皇太子加喬太子
太傅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以中書侍郎平章事與吏部尚書
侍郎鄭愔同知選事

張說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開元十年四月己亥勅曰朔方之地雍州之域密邇關輔是稱河塞頃者胡孽爲寇擾其居人王師有征戎事斯大戍役之弊邈昨旣勤雖妖醜底清而政理未洽不有經制曷云昭蘇且和衆爲武者所以詰姦慝總軍命將者所以訓甲兵匪夫大賢孰允茲任兵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燕國公張說天與明秀自然才傑光備九德弘宣七政爰掌邦理實爲國禎謀而必忠言則無隱寅亮之美用熙帝載談笑之餘更陳戎備所謂善行樽俎事立封疆宜以上台之尊遙統中軍之任可持節兼知朔方軍節度大使餘如故

李林甫爲中書令開元二十五年秋兼河西隴右兩道節度使遥制政焉天寶十載加右相朔方節度等使詔曰經邦論道允屬於賢才保大定功聿求于長策不有兼領孰張寵賢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崇玄館太學士集賢院學士太清太微宮使脩國史上柱國晉國公林甫器惟國楨材乃人範文標楷式學究精微沃啓之誠罄嘉猷於造膝清貞之節盡公心於匪躬自登于三事式是百辟具瞻惟允茂績居多任總廟堂旣贊雍熙之化智高帷幄更

資決勝之謀宜因公輔之重兼受元戎之寄可兼安
北副大都督持節朔方節度關內度支營田鹽池押
諸蕃部落副大使知節度事六城水運節度管內軍
郡採訪處置等使餘並如故時河西節度安思順權
知朔方事帝重其任故特委宰臣俾遙領之

楊國忠代李林甫爲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大學
士太清宮太微官使判度支劍南節度山南西道採
訪兩京出納租庸鑄錢使並如故

牛仙客爲侍中持節朔方節度等副大使開元二十
六年兼持節河東持節度副大使

蕭嵩初爲河西節度使邊境獲安後遷中書令集賢
殿學士知院事兼脩國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常帶河
西節度遙領之

陳希烈爲左相天寶十二載十二月詔曰國之載籍
政之本源故藏於蓬山緘以芸閣者以爲義府之代
暮三五以還皆率茲道也故每加求購異補逸遺四
部名目悉索而來七略條流兼該頗盡豈直羽陵之
蠹簡汲冢之殘編如聞頃者以來不存勾當或詮次
失序或鈎枝涉踈或擅取借人或潛將入已因循斯
久散失遂多思革前弊允資盛德宜令左相兼武部

尚書陳希烈充監秘書令省圖書爰假丹青之餘以振鈔黃之美則金華侍講足繼寵于班伯石渠司籍方嗣徽於劉向至公之選可不務乎

張鎬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肅宗至德中方興軍戎帝注意將帥以鎬有文武才乃命兼河南道節度使持節都統河南淮南等諸軍事

第五琦乾元二年以戶部侍郎平章事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勾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館驛等使

劉晏代宗寶應二年以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

杜祐為檢校司空平章事德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進位檢校司徒充度支鹽鐵等使依前平章事

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憲宗元和二年八月詔兼判戶部侍郎事

王播穆宗長慶元年七月以刑部尚書領鹽鐵轉運等使十月兼中書侍郎平章事領使如故文宗太和

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領使如故

裴度敬宗寶曆二年八月以司空平章事判度支

孔緯為門下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

僖宗光啟三年領諸道鹽鐵轉運使至昭宗龍紀元

年自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加守司空太清宮使

弘文館太學士延資庫使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杜讓能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昭宗龍紀六年

加左僕射判度支大順二年加延資庫使諸道鹽鐵

轉運等使

張濬為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平章事龍紀元年判戶

部事

劉崇望為中書侍郎吏部尚書平章事大順二年進

位門下侍郎判度支事

崔昭緯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大順二年兼判戶部事

又加右僕射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鄭延昌為戶部尚書大順二年以中書侍郎平章事

判度支事

韋昭度特進行左僕射景福二年為司空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弘文館太學士太清宮延資庫使

徐孝若為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

史乾寧二年制勅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

宮使奉太廟等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

冊府元龜 宰輔部 卷之三十九 十五

鹽鐵轉運等使

王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戶部尚書門下侍郎
脩國史判度支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崔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禮部尚書集賢殿大
學士判戶部事

陸扆爲戶部侍郎平章事乾寧三年加中書侍郎兼
判戶部事

裴樞爲吏部侍郎光化三年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判戶部天祐元年加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獨孤損爲戶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天祐元年兼
判度支

柳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天祐六年兼判戶部事

梁薛貽矩太祖開平三年九月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判建昌宮

于兢乾化二年五月以門下侍郎平章判建昌宮事

後唐郭崇韜莊宗同光元年十月以侍中樞密使兼

領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真定

尹

崔恂明宗天成三年正月己未中書門下奏國子祭
酒闕伏以祭酒之資歷朝所貴爰從近代不重此官

經天緯地莫如文戡定禍亂莫如武武不可不講文不可不脩况屬聖朝方勤庶政須弘雅道以振時風望令宰臣兼判國子祭酒事如蒙允許望內賜處分奉勅令崔協兼判

張延期末帝清泰二年自雄武軍節度使授吏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

晉劉昫初仕後唐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清泰初兼判三司

周范質為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顯德六年六月以質溥並命

知樞密院事

奉使

夫承君命以使四方其選亦重矣至或事繫安危時有緩急雖復公輔之貴股肱攸屬亦必奉辭于役宣達王命至於省問風俗宣布德澤綏懷亡叛撫慰災沴巡勞屯戍協和戎虜皆政之大者率以倚成春秋傳曰天下之宰通于四海是之謂也

後漢馬日磾為太傅獻帝西都使日磾撫慰天下以太僕趙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

蜀費禘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後王延熙八年十二月
至漢中行圖守九年六月還成都

隋裴矩爲黃門侍郎叅預朝政令往張掖引致西蕃
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煬帝有事于北嶽咸來助祭
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
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嚼以厚利導使入朝

唐裴寂爲右僕射高祖武德元年詔巡京城以西詣
彼門閭見其耆老觀省風俗廉察吏民乏絕之徒量
加賑給如有寃滯並爲俾理高年疾病就致束帛三
年五月遣寂犒旋師於蒲州

李靖爲尚書左僕射太宗貞觀八年爲畿內道大使
伺察風俗

劉仁軌爲右相高宗乾封三年爲熊津道安撫大使
來常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二
月詔常爲河南道大使申理寃屈賑貸乏絕

薛元超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儀鳳元年十
二月詔元超爲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撫

婁師德爲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長壽二年
則天謂師德曰王師外鎮必藉邊境營田卿須不憚
劬勞更充使檢校乃以爲河源積石懷遠等軍及河

蘭鄯廓等州檢校營田大使神功元年拜納言又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河西營田事

狄仁傑為檢校納言兼御史大夫聖曆元年十月奉命安撫河北諸州遭賊之處

陸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明皇開元八年出為劍南道按察使

常見素為左相天寶末玄宗在蜀遣見素與宰臣房琯崔渙使靈武送冊書傳位於太子

崔渙為門下侍郎平章事肅宗至德元年十二月奉詔宣慰江南仍補署官吏兼知選舉

裴遵慶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廣德初僕固懷恩阻兵汾上指中官為嗣代宗以遵慶忠純特遣往汾州宣慰

蕭復建中未為吏部尚書平章事時盧杞對德宗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帝愕然大驚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淮山南道宣撫安慰興元二年正月改門下侍郎依前平章事充宣撫

袁滋憲宗元和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常臯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

裴度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刑部侍郎馬總副之周馮道初仕晉高祖爲首相天福二年虜遣使加徽號於高祖高祖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御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高祖又曰卿官崇德重不可深入沙漠道曰陛下受北朝恩臣受陛下恩何不可之有將達西樓虜長欲自出迎道虜之群僚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殊俗也如此王峻爲樞密使廣順三年正月辛未太祖御便殿顧

謂侍臣曰去歲霖潦爲災河隄決壞今大興功役分命使臣此時計務從經久一勞永逸以息吾民宜得幹才往彼規畫峻對曰與作事大臣欲自往區分太祖曰此土功之事不勞大臣峻堅請卽途從之及辭賜襲衣金帶綵絹二千疋楚軍指揮使何徽史暉各領龍捷虎捷兩指揮兵士從行頒賜袍帛有差壬申峻進發百官班送於金義門外群官祖帳甚盛李穀爲司空平章事顯德元年三月壬午治河堤迴見先是河水自揚劉北至博州界一百二十里連歲潰東岸而爲派者十有二焉復滙爲大澤瀰漫數百

里又東北壞石堤而出注齊棣淄青至于海澨壞民
廬舍占民良田殆不可勝計流民但收野稗捕魚而
食朝廷連年命使視之無敢議其功者世宗嗟東民
之病故命輔相親督其事凡役徒六萬三十日罷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新建縣舉人 臣戴國士 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宰輔部

退讓

劉向有言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傳曰群
后德讓是知讓之為德也至矣矧廊廟之上輔弼之
職佐佑天子燮理陰陽外撫四夷內安百姓其為任
也重矣而有副茲具瞻允膺登用乃能勵貞退之

崇謙挹之風或推功以相先或舉德以自代發於

慙益非矯飾固足以激奔競之風懲貪冒之黨與

鵜在梁而濡翼負且乘而致寇興積薪之歎思五

之食者不可同年而語也

舜既即帝位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庸

也訪群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言舜日以別堯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

惠順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兪曰伯禹作司空四岳

官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帝曰兪咨禹汝平水

而對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帝曰兪咨禹汝平水

司空治洪水有成功言可用之帝曰兪咨禹汝平水

土惟時懋哉然其所舉稱禹前功以命之禹拜稽首

讓於稷契暨皋陶居稷官者棄也契皋陶帝曰兪

往哉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拱

問誰能順我百工事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共謂供

者朝臣舉垂垂臣名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其識事

拜稽首讓于夔折暨伯與及折伯與帝曰兪往哉汝

諧汝能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上

山下謂澤若順謂施其政教取帝曰兪咨益汝作朕

之有時用之有節言伯益能之帝曰兪咨益汝作朕

虞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

諧朱虎熊羆四臣名垂益所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

三禮兪曰伯夷三禮天地人之禮帝曰兪咨伯汝作

秩宗秩序宗尊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夙早也言早

與禮施政教使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夔龍二帝曰

往欽哉

然其賢不許讓

漢陳平為右丞相事惠帝及呂太后終平與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文帝立舉以為相

勃俱舊臣有功皆欲以為相

舉猶皆也文帝以平

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恠平病問之平日高帝時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是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

徙為左丞相位第二

周勃為右丞相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厭之則禍及

臣欽若等曰秦漢以前尚右

身矣

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又受厚賞而居尊位以久常之不去則禍及矣

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帝許之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憲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

主填撫國家使人繇臣子之道

繇從也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

稱副也 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

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

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悌監三王建

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

以厲百姓勸賢才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言未嘗從軍旅

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過猶誤也封為列侯致位三

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不副其任也加其負薪之疾恐先

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

者路帝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罹遭也恙憂也

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乃上書歸疾乞骸骨是彰朕之不德

也今事少間言行空際也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

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石慶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

者四十萬各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

適讀日謫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

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鑕上不

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公孫賀武帝時代石慶為丞相初引拜不受印綬頓

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材官誠不任宰

相帝與左右見賀悲哀感慟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帝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

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張安世為車騎將軍霍光薨後御史大夫魏相上封
 事言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宣帝亦欲用之安世聞
 旨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
 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事也誠自量不
 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衰以全老臣之
 財財與帝笑曰君言大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言君尚不
 可誰更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領
 尚書事其子延壽為光祿勳領宿衛臣安世自見父
 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宣帝以為北
 地太守歲餘帝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

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

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

也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感恨也薄朕忘故

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餐食近醫

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

匡衡元帝時為丞相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

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

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其黨與於是司

隸鼓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作

冊府元龜 卷之三十三

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
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
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無
劾衛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
邴綬帝報書不許因賜上尊酒養牛衛起視事默默
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帝輒以
詔書慰撫不許

張禹為給事中領尚書事時成帝舅平陽侯王鳳為
大將軍輔政專權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上書
乞骸骨避鳳帝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幾懼失其中

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
雅素欲避流言雅素故也謂師傳故舊之恩朕無聞焉不聞有與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

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大官致饗侍醫視疾使者臨
問侍醫侍太子之醫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為丞相封

安昌侯為相六年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帝加優
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
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
百戶

朱博哀帝時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

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許焉

孔光哀帝時以丞相封博山侯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第一

平當哀帝時爲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

侯明年春帝使使者召欲封當

冬月非封侯時故當且先賜爵關內侯

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卽爲子孫耶當日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卽還卧家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

帝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

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

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

卒

後漢李通光武時爲大司空性謙恭嘗欲避權勢素

有消疾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

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病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

大司空卽綬以特進奉朝請

竇融光武建武中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

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體貌辭氣卑恭已甚帝

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又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
 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
 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
 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
 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王國哉因復請
 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
 左右傳出它日朝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
 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不敢重陳請

采明帝時為司空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

千石奉以終身

鄧彪章帝元和初為太傅錄尚書事及竇氏誅以老
 病上還樞機要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

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連以老病上疏乞身賜策罷
 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宅一區後數年
 卒

張酺和帝永元中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
 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
 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
 門勅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

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又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
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
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
文見識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
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王國哉因復請
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
左右傳出它日朝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
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融不敢重陳請

伏恭明帝時為司空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

石奉以終身

登彪章帝元和初為太傅錄尚書事及竇氏誅以老
病上還樞機要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

第五倫章帝時為司空連以老病上疏乞身賜策罷
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宅一區後數年
卒

張酺和帝永元中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
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
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
門勅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

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偃僂

勿露所勅醜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

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

張禹殤帝時為太傅錄尚書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

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

明年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封侯

禹封安鄉侯食千二百戶

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

骨更拜太尉

劉愷安帝時為司徒視事五歲稱病上書致仕有詔

優許焉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復拜太尉

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

黃瓊桓帝延熹元年為太尉以日食免明年梁冀誅

瓊復拜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邠

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

陳蕃延熹八年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繇舊章

臣不如太嘗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

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竇

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

優詔蕃曰蓋褒功以勸善表義以厲俗無德不報大

雅所歎太傅陳蕃輔弼先帝出內累年忠孝之美德

冠本朝謬諤之操華首稱固今封番高陽鄉侯食邑三百戶蕃疏讓曰使者卽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熟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切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竇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魏王朗文帝黃初中爲司空時鸚鵡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

華歆黃初中爲太尉病乞退讓位於管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嘗侍繆襲奉詔喻旨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周公伊尹則不然潔

身徇節嘗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
予一人將立席几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
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衛臻明帝時爲司徒齊王卽位後固乞遜位詔曰昔
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嘖神不忘楚事讜言嘉謀
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

徐邈以光祿大夫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
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

蔣濟齊王時爲太尉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雒水浮
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

寵上司而爽敢包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
斷之策陛下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
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
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誠
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繇此而廢固辭不
許

盧毓高貴鄉公時爲司空毓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
祿大夫王觀司隸較尉王祥詔使使者卽授印綬進
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
王觀爲僕射嘗道鄉公卽位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

郎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

晉王祥泰始初爲太保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

鄭袤初仕魏爲光祿大夫景元初因病疾失明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武帝泰始中詔曰光祿大夫密陵侯袤履行純正守道冲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人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鄭冲武帝泰始初爲太傅冲表乞骸骨優詔不許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高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艾服王事六十餘載忠肅在公慮不及私遂應衆舉歷登三事仍荷保傅之重綢繆論道之任光輔奕世亮茲天工迪宣謀猷弘濟大烈可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朕昧於政道庶事未康挹仰耆訓導揚厥象庶賴顯德緝熙有成而公屢以

年高疾篤致仕告退惟從公志則朕孰與咨謀譬彼涉川罔知攸濟是用未許迄於累載而高讓彌篤至意難違覽其盛指俾朕憮然夫功成弗有上德所隆成人之美君子與焉豈必遂朕憑賴之心以枉大雅進止之度哉今聽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傳在三司之右

山濤武帝太康初自尚書僕射拜司徒濤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國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率無毫釐以崇大化

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滅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又皇家禪佐之勲朕所依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群望豈宜冲讓以自抑損耶已勅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與疾歸家衛瓘太康初為司空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

魏舒太康中為司空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交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郗詵與舒書曰公

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
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
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武帝不聽後因正旦
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
下詔曰司徒劇陽子舒體道弘粹思量經遠忠肅居
正在公盡規入管銓衡官人允叙出贊袞職敷弘五
教惠訓播流德音茂著可謂朝之俊乂者也而屢執
冲讓辭旨懇誠申覽反覆省用憮然蓋成人之美先
典所與難違至情今聽其所執以劇陽子就第
李胤太康中爲司徒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

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
絕其章表李不得已起視事

劉寔惠帝元康中爲司空遷太嘗轉太傅以老病遜
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懷帝卽位復授太
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相劉坦上言曰夫堂
高級遠至尊相貴是以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
養老之教訓示四海使長少有禮七十致仕亦所以
優異舊德厲謙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
志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然之志老而彌篤可謂
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

踰九十命在日制遂自扶輿昂儉而至展哀山陵致
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必使寔正位上台
光飪鼎實斷章敦喻經涉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
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
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
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光隆於當時垂裕于百代
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政道者亦賴之於
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
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司之上秩祿準舊賜
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將咨於君副朕意焉
王衍懷帝時爲太尉尚書令封武陵侯衍辭封不受
王導成帝時爲太保歲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
王御世動令至道運無不同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
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
治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
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勲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
墜寔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
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幾不可一日有曠公宜
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畧門下速遣侍中以下
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

庾亮成帝時遷司空固讓不拜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成帝許之咸康六年薨追贈太尉及葬又贈永昌公卹綬弟冰上疏曰臣謹詳前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直好讓而不肅恭顧曩時之釁近出宇下加先帝神武筭畧兼該是以役不踰時而兇疆馘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畧之弘得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私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聖世微志長

絕存亡哀悵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

庾冰成帝時爲中書監輔政初冰爲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冰行奮武將軍拒峻別率張健走之乘勝赴京師又遣將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勲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及冰輔政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曩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戮久矣而于時顛沛刑憲暫隆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罪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

憲不復必明於往僊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繇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陸玩爲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玩頗自表優詔褒揚重復自陳曰臣實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蕃榮顯遂摠括憲臺預聞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於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懷懷所守終於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但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詔不許玩重表曰臣比陳誠款不足上暢天聰聖恩徘徊勵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玄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勲庸親賢惟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冲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况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叅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海知官不可以私於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宏

垣雖不諫允猶不許然人人不可以此事平官限天工也
蔡謨康帝時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領司徒謨冲讓
不辟僚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及遷侍中司徒上
疏讓曰伏自惟省昔階謬蒙恩忝非據尸素累積而
光寵更崇謗讟彌興而榮進復加上虧聖朝棟隆之
舉下增微臣覆餗之憂惶悚戰灼寄顏無所乞垂天
鑒迴恩改謬以允群望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
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皇太后遣使喻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
固守所執